

期六廿第

任主鶴

誌 紅 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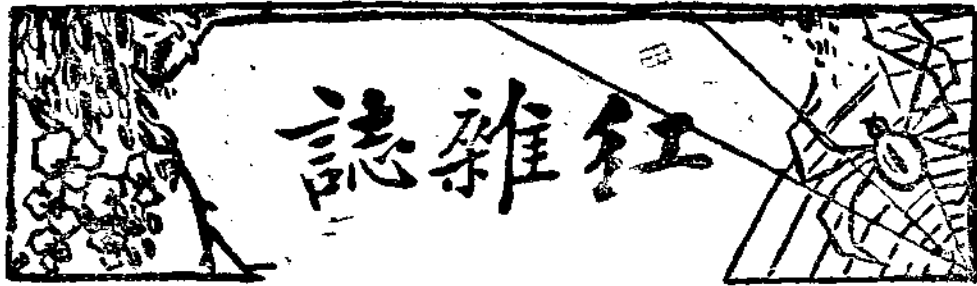
THE SCARLET MAGAZINE

行發南局書界世海上

編 輯 者 言

本雜誌自從籌備到現在。一共收到投來的稿件約有五千餘篇。特約撰述的還不在內。鄙人最初的主張。除去長篇之外。其餘短篇小說和各種小品文字。特約撰述的用三分之一。外界投稿用三分之一。所以很認真的把來稿披閱。揀有趣味或是有寄託的隨時披露。豈知告發抄襲的信函。也就源源而來了。鄙人本着古人隱惡揚善的心思。不願意動輒損壞人家名譽。因此大半沒有發表。但是因為常常有抄襲的稿子給人家告發。編輯的就不是抄襲的稿子也不敢發刊了。豈不是對於不是抄襲家很覺抱歉麼。所以吾現在特再忠告許多抄襲家。以後務請弗必賜教。免得多費手續。並且妨礙不是抄襲家苦心孤詣撰成的稿件。也不得發表。自從此次布告以後。如其再有抄襲的作品發現。一經有人告發。即將抄襲家的姓名住址據直宣佈。並祈讀者如有抄襲之作發現。隨時報告為感。

鄙人寫到這裏。有一個朋友見了。說道。雜誌或報章上如有抄襲的作品發現。實在是編輯人的本領不濟。却不是抄襲家的不是。那末鄙人實在年紀輕。沒有把中國的許多書籍讀遍。只好向讀者諸君告個罪。並且向諸位抄襲家討個饒。可憐吾沒有鑒別能力。一發不要賜教了罷。哈哈。



第二十六期目次

長篇武俠小說 **江湖奇俠傳** (第三回) (六張) 不肖生

遊戲欄

- 新五子之歌 程瞻廬
- 囑雪錄 胡寄塵
- 家父經手的事體 夏耐菴
- 哈同花園血案 張慶霖
- 矛盾日記 王慈齋
- 一世歌 程瞻廬
- 又麻將小熱昏 江拙菴
- 談諧文章 徐飛痕
- 父子 傅志遠
- 滑稽新常識 文文煜
- 梅花鼓王小傳 湯慕真
- 贈梅花鼓王詩 楊雲友
- 漏舟險 海上漱石生
- 紅園誌 鄭逸梅
- 別號索隱 顧明道

短篇小說

- 仇(二一) 嚴獨鶴
- 湯餅筵 王西神
- 黑暗地獄裏的蠟燭 程瞻廬
- 洪姥姥的洪運 吳雙熱

長篇小說

-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
- 第二十六回 吃耳光當場出彩 爭面子分途遛人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施濟羣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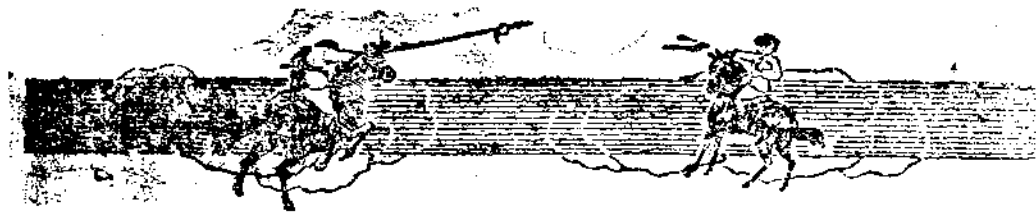
第三回

紅東瓜教孝發莊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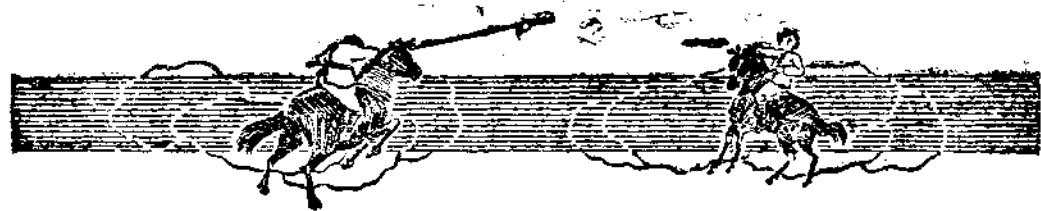
金羅漢養鷹充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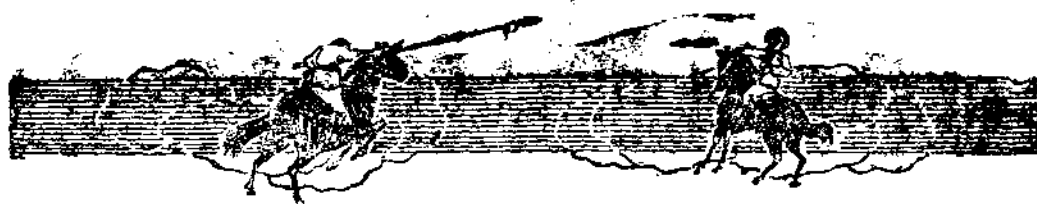
柳遲獨自上前。向三人磕頭行禮。三人都像很注意的樣子。問老道這小子是那來的。老道笑嘻嘻的答道。這是我末尾的小徒。隨着略述了一遍柳遲的來歷。首先進房的那白鬚鬚老頭。端詳了柳遲兩眼。點頭笑道。這個小孩的骨格氣宇都好。到十分向道的心。又能堅誠。如此將來的成就。怕不在你我之上嗎。旋說旋掉過臉向拿鳳頭杖的老太太笑道。清虛門下。真可謂英才濟濟。於今恰應了三十六天罡的數了。老太太點頭答道。這個小孩的根基極厚。三十五人之中。沒一個能趕的他上。不過我嫌他學道太早。血氣未定。深思太過。將來於他



自己的身體不無妨礙。老道忙接着答道。我本也是如此着想。因恐他年紀太輕。見道不篤。操守不堅。若再和那些無知乞丐混上三年五載。身體上受的苦痛過多。又一無所獲。漸漸的改變了初心。那時方去糾正他。就來不及了。那容貌像壽星的老頭。坐在旁邊。祇是嘻嘻的笑。一聲不做。紅姑笑向那老頭。叫了一聲紅東瓜。道。你祇是這們笑。又不說出甚麼來。畢竟搗甚麼鬼呢。那老頭伸手摸摸自己的腦袋。打了一個哈哈道。我本像煞一個紅東瓜。我看你倒像煞一隻落湯蝦子呢。說得各人都大笑起來了。祇有三十五個徒弟和柳遲。不敢笑出聲來。也都低着頭。掩着嘴。紅姑被笑得不好意思。兩臉越顯緋紅了。老道忙止了笑。指着首先進房的白鬚老頭。向柳遲說道。這位是常德烏鴉山的朱三師伯。名諱鎮岳。是雪門祖師爺大弟子。劍術在南七省首屈一指。



無人及得。你雖在我門下。但凡事能求得。他老人家指教。必能得着。很多的好處。柳遲忙應了聲。是從新向朱鎮岳叩頭。朱鎮岳抬起身來。笑道。我怎能及得你師父的本領。不過我是一個最歡喜獎掖後進的人。方才聽你師父述你的來歷。我心裏就高興的了不得。我們當劍客的最難得。就是可傳衣鉢的弟子。十個得道的劍客。當中不過兩三個。有緣的能有人接受衣鉢。其餘七八個。雖一般的收有徒弟。甚至徒弟多到百數十人。究其實。一個也不能望他大成。所以我們這一道。一代衰微。似一代。我瞧你的氣宇。十年之內。必能使清虛門下。大放光明。祇怕我的年紀已老。沒緣法。看不見你成功得名的盛事。柳遲不知應如何。回答。惟有拜謝。老道又指着那個拿鳳頭拐杖的老太太。向柳遲說道。這位是朱師伯母。和朱三師伯。本是同門。因惡相打。變成好相識。此事。



江湖奇俠傳 第二回

四四

在四十年前。江湖上傳爲美談。你生的太晚。此時和你說。也不懂得。總之。朱師伯母的本領。恰是你朱三師伯的對手。你也是得殷勤求教的。柳遲聽了這些話。也真莫明其妙。祇得恭恭敬敬的向朱老太太叩頭。朱老太太笑對柳遲道。你師父原是當叫化子出身。他的資格。却比你老。在四十年前。已是一個有名氣的叫化子了。柳遲不敢答應。紅姑笑着搖手說道。罷了罷了。時間已不早了。還得商量正事。這位是喻洞的歐陽淨明師伯。我給你這小子引見了罷。他方才望着你。祇是笑着不做聲。你倒得問他。是個甚麼道理。柳遲也一般的叩了頭。歐陽淨明也抬了抬身問道。柳大成。是你甚麼人。柳遲見他忽然提出自己父親的姓名。來心裏不由得一驚。口裏忙答應是家父。歐陽淨明點頭又問道。你有多少兄弟。多少姊妹。柳遲應道。就祇小姪一人。並無兄弟姊妹。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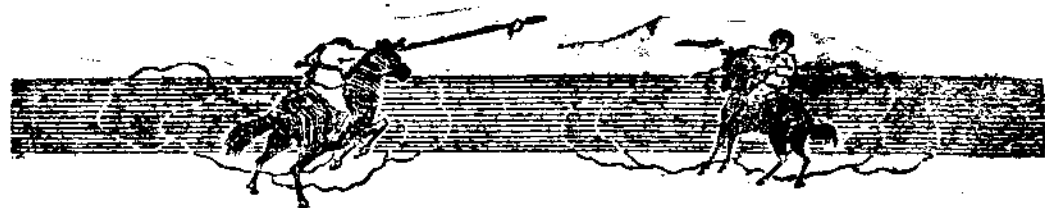
問道。你離家幾年了。答道。二年了。又問道。你父母知道你在這裏麼。答道。小姪心戀道術。三年不曾歸家。家父母不知。小姪在此。紅姑在旁聽了。顯出不耐煩的樣子。反問歐陽淨明道。你盤問他這些玩意。幹甚麼學道的人。從來都是拋妻撇子。在外數十年不歸。他這三年不歸家也。算不了甚麼稀罕的事。歐陽淨明正色答道。祇聽說學道的人。有拋妻撇子的。不曾聽說有拋父撇母的父母。都可以拋撇。這道便學成了。又有何用處。並且世間也決沒有教人不孝的道術。我再問你。你父母不知道。你在這裏。你可知道父母在那裏麼。柳遲被歐陽淨明這幾句話。嚇得。汗流夾背。心中愧悔的了。不得忽聽得問自己。知道父母在那裏的話。更茫然不知。應如何回答。心裏又恐慌自己。父母出了甚麼變故。歐陽淨明見柳遲躊躇不答。又接着問道。你祇知道心戀道術。不知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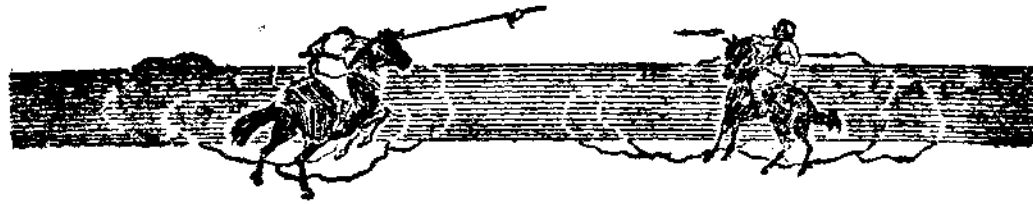
的。父。母。想。念。你。的。苦。麼。柳。遲。才。答。道。小。姪。的。家。祖。居。在。隱。居。山。底。下。將。近。二。百。年。不。曾。遷。徙。舍。間。的。家。貲。又。粗。足。溫。飽。家。父。母。的。年。齡。尚。不。算。高。精。神。並。未。衰。老。小。姪。不。孝。實。以。爲。家。父。母。此。刻。仍。是。安。居。舊。處。所。以。能。安。心。在。此。追。隨。師。父。學。道。師。伯。既。是。這。般。見。問。必。是。家。父。母。此。刻。已。離。了。故。里。但。不。知。現。在。那。裏。是。如。何。的。情。狀。還。要。求。師。伯。明。白。指。示。小。姪。好。盡。夜。趕。去。慰。家。父。母。的。懸。望。衆。人。聽。了。柳。遲。的。話。都。屏。聲。絕。息。的。望。着。歐。陽。淨。明。老。道。更。是。注。意。歐。陽。淨。明。從。從。容。容。的。向。老。道。說。道。我。前。月。在。南。嶽。進。香。回。頭。在。路。上。遇。見。夫。婦。兩。個。也。是。朝。山。回。頭。那。婦。人。旋。走。旋。哭。男。子。安。慰。一。會。自。己。也。飲。泣。一。會。我。同。走。了。一。日。猜。不。透。這。兩。夫。婦。爲。甚。麼。這。們。傷。感。夜。間。同。宿。在。一。家。火。舖。裏。見。那。婦。人。實。在。哭。得。可。憐。我。忍。不。住。便。向。那。男。子。問。是。甚。麼。緣。故。那。男。子。說。道。我。是。長。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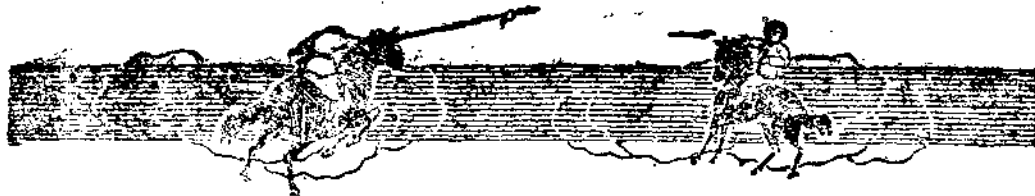
東。鄉。隱。居。山。底。下。的。人。姓。柳。名。大。成。夫。婦。兩。個。中。年。後。才。得。一。子。取。名。
柳。遲。祇。因。鍾。愛。過。甚。懈。怠。了。管。束。在。三。年。前。跟。着。一。羣。叫。化。子。跑。了。至。
今。渺。無。音。信。也。不。知。是。生。是。死。我。夫。婦。老。年。無。靠。而。柳。家。的。宗。嗣。也。要。
從。此。斬。斷。了。我。夫。婦。沒。法。祇。得。來。求。南。嶽。聖。帝。我。兒。子。死。了。祇。怪。我。夫。
婦。命。該。乏。嗣。若。是。還。不。曾。死。就。得。求。菩。薩。顯。靈。使。我。兒。子。轉。回。家。來。我。
當。時。問。明。了。柳。遲。的。身。材。容。貌。本。想。幫。着。他。夫。婦。到。處。物。色。奈。歸。到。家。
中。接。二。連。三。的。事。把。我。羈。絆。住。了。並。沒。想。到。柳。遲。就。在。你。這。裏。柳。遲。聽。
了。歐。陽。淨。明。的。話。已。掩。面。痛。哭。起。來。老。道。止。住。他。說。道。用。不。着。哭。泣。你。
就。此。歸。家。去。罷。你。學。道。的。年。齡。本。也。太。早。我。此。時。便。派。你。大。師。兄。楊。天。
池。送。你。歸。家。不。過。你。在。家。中。不。要。荒。廢。了。吐。納。的。工。夫。你。工。夫。到。甚。麼。
火。候。我。自。然。到。你。家。來。指。點。你。毋。庸。你。來。找。我。柳。遲。又。是。歡。喜。又。是。依。



依。不。捨。祇。得。拜。辭。了。一。千。人。向。楊。天。池。作。揖。說。道。勞。大。師。兄。的。步。心。實。
不。安。不。知。大。師。兄。認。識。寒。舍。麼。楊。天。池。笑。道。我。昨。日。便。道。過。隱。居。山。還。
在。那。白。菓。樹。底。下。尋。了。兩。株。草。藥。呢。老。弟。府。上。雖。不。會。去。過。大。概。沒。有。
尋。覓。不。着。的。柳。遲。這。夜。就。由。楊。天。池。送。歸。家。中。柳。大。成。夫。婦。見。了。真。是。
如。獲。至。寶。從。此。柳。遲。便。在。家。中。專。心。一。志。的。用。吐。納。的。工。夫。毫。不。間。斷。
的。用。了。兩。年。苦。功。也。不。見。師。父。前。來。指。點。心。想。再。去。清。虛。觀。求。高。深。的。
道。術。無。奈。四。處。打。聽。終。探。不。出。清。虛。觀。在。甚。麼。地。方。初。次。去。清。虛。觀。的。
時。候。所。經。由。的。路。彷彿。的。記。認。不。清。楊。天。池。送。他。回。家。因。在。深。夜。
又。被。楊。天。池。提。着。臂。膊。御。風。一。般。的。飛。跑。更。不。知。道。走。了。些。甚。麼。地。方。
既。是。探。問。不。出。也。就。罷。了。一。日。柳。遲。的。姑。母。生。日。柳。大。成。夫。婦。教。柳。遲。
去。拜。壽。柳。遲。的。姑。母。家。在。湘。陰。白。鶴。洞。從。柳。遲。家。到。白。鶴。洞。有。四。十。來。



里路。中間隔着一座大山。名叫黑茅峯。那黑茅峯雖不及隱居山那般寬廣。然峻削遠在隱居山之上。隱居山上有廟宇。有種山的人家。山中不斷的有人行走。那黑茅峯不然。和筆管兒相似的一峯直立。半山中间略有些樹木。離平地二三里以上。全是頑石疊成。石上長着兩三寸深的黑苔。光滑無比。不是晴明天氣。那山峯總是雲遮霧隱。看不出峯頭是甚麼模樣。莫說人不能上去。便是鳥雀。也不容易飛上那峯頭。從柳遲家去白鶴洞。若沒有這黑茅峯擋路。直徑走過去。祇有十四五里遠近。因為得從黑茅峯底下。繞一個大彎子。所以有四十來里。柳遲這日。奉了他父母的命。在家中吃過早飯。即提了送壽的禮物。獨自向白鶴洞走。走到黑茅峯底下。心想若從峯頭翻過去。豈不省却了一大半的道路。他因做了兩年多的吐納工夫。又是個大有夙根的人。不知不覺



的。已。是。身。輕。如。燕。在。旁。人。看。了。那。黑。茅。峯。覺。得。比。登。天。還。難。而。在。柳。遲。此。時。的。眼。中。看。了。竟。和。走。平。坦。大。路。無。異。絕。不。費。力。的。上。了。山。峯。祇。見。一。塊。大。石。頭。尖。角。朝。天。豎。起。來。有。三。丈。多。高。五。丈。多。闊。立。在。峯。頭。上。和。一。座。屏。風。相。似。石。下。立。着。兩。隻。大。鷹。都。把。翅。膀。亮。開。來。在。那。塊。大。石。上。磨。擦。一。邊。翅。膀。足。有。五。尺。多。長。見。柳。遲。上。來。並。不。畏。懼。仍。不。住。的。磨。擦。柳。遲。覺。得。很。稀。奇。就。立。住。脚。看。鷹。翅。膀。磨。擦。的。地。方。那。們。麤。糙。的。麻。石。都。被。磨。得。光。可。鑒。人。兩。鷹。越。磨。越。快。祇。聽。得。喳。喳。聲。響。磨。了。好。一。會。兩。鷹。同。時。並。舉。猛。然。衝。天。飛。去。柳。遲。倒。吃。了。一。嚇。忙。抬。頭。看。飛。向。甚。麼。地。方。去。了。原。來。並。不。曾。飛。開。祇。在。半。空。中。打。了。兩。個。盤。旋。忽。將。雙。翼。一。斂。身。體。收。縮。得。緊。緊。的。頭。朝。下。尾。朝。上。比。流。星。還。快。向。山。頭。直。射。下。來。才。一。着。地。兩。翅。一。展。又。到。了。半。空。柳。遲。的。眼。快。已。看。見。兩。鷹。的。四。隻。鐵。鈎。



一般的爪內。抓了四塊斗大的石頭。抓至半空。用嘴在石上連啄幾下。啄聲鏘然如石匠用鋼鑽打石。那石頭禁不起幾啄。石屑紛紛向山頭落下。柳遲見了。覺得是曠古未有的奇觀。心想。若不是我冒險登這山峯。怎能見得着這般奇事。心裏一面想。兩眼仍睜睜的望着兩隻鷹。一翻一覆的各張開兩片翅膀。對搏兩鷹。正搏的得勁。柳遲也正看得出神。猛聽得大石屏風背後。劃然長嘯一聲。兩鷹頓時斂翼而下。並立在大石的尖角上。柳遲聽得那長嘯的聲音。不覺驚疑道。這黑茅峯。不是終古沒有人跡的山峯嗎。怎麼我才上來。竟有人在之前上來了呢。正打算跳上石尖去看。猛抬頭。祇見一個白髮飄蕭的老叟。巍然立在石尖上面。支開兩條臂膊。兩鷹一邊一隻。分立在兩條臂膊上。爭着向老叟顯出親暱的樣子。柳遲一見老叟那種岸然道貌。不由得心



坎中發出極欽敬的意思來。就在石屏風下放下一籃送壽的禮物。朝着老叟跪下說道：弟子柳遲，向道心切，千萬求老師父傳弟子的道。說罷，搗蒜一般的叩頭。老叟見了，發聲一笑，響澈雲霄。柳遲的耳鼓都被那笑聲震得嗚嗚的叫。老叟笑畢，問道：你這小孩跪在這裏幹甚麼？柳遲重申前說道：求老師父傳弟子的道。老叟道：這山中那裏有稻？你要求稻，得向田中去。柳遲道：弟子要求的是道德之道，不是稻粱之稻。老師父千萬可憐弟子幾年苦心，得不着道的門徑。老叟點頭笑道：原來你這小小的孩子也知學道。祇是道有千端，你想學的是甚麼？道柳遲道：弟子未曾入門，但知要學道，不知要學甚麼。道聽憑師父指教。弟子都願學。老叟道：可以我傳你的道，不過你得拜師。柳遲喜道：自應拜師。弟子就在此叩拜了。說時又叩頭下去。老叟連連揚手止住道：拜師不

新五子之歌

瞻應

尙書有五子之歌。我亦有五子之歌。我所云之五子。非卽尙書所云之五子也。故以新字別之。

(一) 壽頭碼子

壽頭碼子。吟東西。走到人前笑嘻嘻。人家罵他是曲死。他還肉麻當有趣。出了三等電車費。偏偏軌進頭等裏。賣票朋友見了大詫異。說道儂個客人。實在曲來。西手拿三等票。身坐頭

新五子之歌



仇 (二)

嚴獨鶴

從此以後。一个玲瓏活潑的李韻清。便憂傷憔悴。頓時改變了常度。交際場中。也不見他的蹤跡了。那些熟識的人。看見他這個樣子。都以爲他的未婚夫。既遭了這樣慘禍。他自悲身世。自然十分哀戚。便爭着來勸慰他。可是這種隔靴搔癢的勸慰。愈足惹起愁煩。所以在韻清此時的心理。簡直怕見那些朋友。那些朋友見他態度冷淡。也就漸漸的和他疎遠起來了。祇有鼎臣一人。還時常去探望他。却又引得別人在背後議論。說他因幹人已死。想趁此機會繼承他的地位。這種閒話。鼎臣自然置諸不理。在鼎臣的心中。已明知韻清此

仇

新五子之歌

等。裏。三。等。坐。位。釘。板。皮。頭。等。坐。位。坐。
墊。椅。這。裏。不。是。三。等。座。請。儂。快。快。坐。
過。去。(叶。起)壽。頭。碼。子。牢。牢。心。頭。記。
一。天。喚。了。黃。包。車。要。到。泥。城。橋。去。探。
望。三。表。弟。不。敢。向。上。坐。墊。椅。偏。偏。向。
下。坐。板。皮。黃。包。車。夫。見。了。大。詫。異。說。
道。儂。個。客。人。實。在。曲。來。西。怎。麼。不。坐。
墊。子。上。偏。偏。坐。在。畚。箕。裏。壽。頭。碼。子。
大。動。氣。你。這。車。夫。忒。調。皮。欺。我。不。是。
老。上。海。想。要。騙。我。頭。等。費。三。等。坐。位。
釘。板。皮。頭。等。座。位。坐。墊。椅。我。只。預。備。
三。等。費。自。然。只。好。坐。在。畚。箕。裏。

仇

二

時。必。定。別。有。一。種。難。言。的。隱。痛。還。不。止。因。幹。人。一。死。悲。傷。到。如。此。地。
步。可。是。聽。韻。清。的。口。氣。分。明。不。到。可。以。宣。布。的。時。候。還。不。能。將。內。容。
告。訴。他。他。也。自。然。不。便。再。問。兩。人。見。面。之。後。轉。似。無。話。可。說。往。往。相。
對。默。坐。有。時。韻。清。忽。然。傷。感。起。來。無。非。一。哭。鼎。臣。見。他。哭。得。十。分。沈。
痛。不。知。不。覺。也。被。他。勾。起。傷。心。來。灑。了。許。多。無。因。之。淚。這。種。景。象。差。
不。多。是。日。常。如。此。的。實。在。也。就。可。憐。得。狠。了。

照。這。樣。可。憐。的。日。月。約。莫。又。過。了。三。個。月。的。光。景。韻。清。便。對。鼎。臣。說。
如。今。決。意。要。回。國。了。鼎。臣。忙。問。他。這。樣。急。於。回。國。到。底。有。什。麼。事。韻。
清。祇。搖。搖。頭。說。依。舊。要。到。臨。行。時。節。纔。能。告。訴。他。一。天。夜。裏。時。候。已。
狠。晏。了。鼎。臣。將。要。就。寢。韻。清。忽。然。來。了。鼎。臣。一。見。他。來。便。覺。有。些。驚。
奇。因。爲。這。三。個。月。以。來。祇。有。鼎。臣。到。韻。清。那。裏。去。韻。清。却。輕。易。沒。有。
來。過。一。次。如。今。突。然。乘。夜。而。來。一。定。是。有。什。麼。重。要。事。故。一。面。這。般。

(二)空頭碼子

空頭空頭出在蘇州蘇州空頭名冠
九州身上穿的是綢嘴裏吃的是油
其實暨家眷等湊不出十千八千的
當頭出門時輕裘怒馬賣弄他公子
風流入門時縮頭縮脚棉花胎裏經
過了幾度春秋描金箱子白銅鎖裏
面只是空溜溜空頭空頭空到何時
纔罷休

(三)滑頭碼子

民國世界多滑頭頭上剃得滑溜溜
滑頭總理大吹牛大政方針挂在嘴

新五子之歌

想一面連忙讓坐韻清道我不坐了我和你立談幾句就要走我今
夜便動身回國了行囊已經下船大約天不亮便要開船了我特地
趕來和你告別并且將我的種種秘史說與你聽你可知道吳幹人
爲何要刺死魏斗星他全爲的是我那魏斗星與我有殺父之仇我
父親號道東是死在斗星賊子手裏的父親死的時節我不過十歲
還在幼稚時代未解世事到後來長大了就懷着復仇之志可是我
是一個弱女子他是一個聲勢煊赫的師長輕易也不能和他接近
別說是報仇了但是我可憐又沒有個兄弟倘然我再不報仇更教
誰人去担這個責任呢於是我便定了一個計較第一步自己先去
求學學識充足了仗着我的本領便到處可以去得也到處可以結
交朋友在這結交友朋的中間我便暗定了一個物色人才的標準
我這個物色人才的標準是要找一個俠腸義胆可以代我復仇的

新五子之歌

橫頭文武百官都是滑頭做滑裏滑
澆滑不休非但滑着頭並且手頭脚
底都是滑溜溜不是手頭滑溜溜怎
麼碰着金錢手頭就揩油不是脚底
滑溜溜怎麼碰着風潮脚底就揩油
上海灘上多滑頭大滑頭和小滑頭
滑頭商店愛把劣貨賣滑頭學堂濫
把學生收滑頭世界滑溜溜打呵欠
要割舌頭專門欺騙老實頭滑頭滑
腦滑到何時纔罷休

(四)吃精碼子

吃精碼子吃得精宛比朝天串頭繩

仇

四

人倘有這樣一個人我便情願委身以事可是我懸了這樣一個目的實在不易達到老實說頻年以來因為愛慕着我向我求婚的真也不計其數但是合得上我這特別條件的實在難得其人便是你我兩人論彼此的情誼就我良心上說確乎勝於幹人不過試問像你這樣一個文弱書生可是能當刺客的人物便算你有了這個當刺客的勇力和膽量依你的環境也決不能許人以死所以你前次向我求婚我就不得不極端拒絕我當時便告訴你說是別有隱衷可是這個隱衷我如果不說你又怎會明白呢我在國內走了好幾省又遊學海外這好些時纔算遇着了幹人這樣一個人論他的性情能力以及對於我的愛情種種方面看起來都可以如我所願了我因此在他向我求婚的時節便慨然答應了他却同時把我這先決問題也告訴他他一口應承毫無難色並且他自己情願和我

只見一錢一錢串上去那有分文半
文滾落地埃塵討個家婆要把小姨
當做饒頭戲用個傭婦日間做工夜
間伴宿做小星買塊燒餅芝蔴弗許
少一粒一個小錢看得蠻大蠻大似
車輪吃得精吃得精便宜搗得無淘
成菜館門前把身停掀開鼻孔聞一
聞雞豬鵝鴨不用出錢買陣陣香味
聞得真開心有時門前糞擔過也要
起着三個指頭浸一浸放到嘴裏辨
滋味辨辨滋味到底那光景

(五) 癩三碼子

新五子之歌

約定先戮仇人再行婚禮我自然格外感激訂婚未久他就回國去
了不想一擊不中倒累他喪了性命我便拿定了主意此後這個報
仇的事情祇有責諸自己斷不能再託別人了我本想立時就走又
怕那魏斗星經此變故一定格外戒嚴也許要窮搜餘黨倘然湊上
前去萬一不慎豈非自投羅網倒反不好因此延挨了這三個月恰
好我有個同學在魏斗星駐在地充當女校教員我也不和他說明
情由不過借着友朋通信談談時局便設詞向他探聽消息上回幹
人失敗也差不多好算他是第一個報告我的如今我從他來信中
又知道魏斗星因爲凶手已死供無主謀官場戒備也就漸漸的寬
懈了那麼我此去正好相機行事我所以不肯先告訴你一者怕你
攔阻我二者還怕你口風不緊或者洩漏了出去那就關係狠大了
不過我這以往的情節除了幹人以外也祇有今天講給你聽其餘

仇

五

新五子之歌

種。種。窮。人。不。算。窮。惟。有。三。碼。子。真。
個。窮。種。窮。人。雖。然。窮。到。底。還。有。三。
擔。銅。惟。有。三。碼。子。真。個。窮。腰。無。一。
個。老。青。銅。弗。怕。他。的。兇。只。怕。他。的。窮。
做。了。伸。手。大。將。軍。果。然。八。面。顯。威。風。
『。吃。的。在。肚。裏。着。的。在。身。上。』。這。還。
不。算。是。真。窮。『。着。的。在。肚。裏。吃。的。在。
身。上。』。這。便。算。得。是。真。窮。因。甚。着。的。
在。肚。裏。吃。盡。當。光。一。場。空。四。季。衣。服。
一。齊。化。做。米。田。共。一。叶。平。聲。因。甚。吃。
的。在。身。上。渾。身。上。下。生。了。許。多。芝。蔴。
般。的。小。白。蟲。破。棉。襖。裏。亂。哄。哄。這。般。

仇

六

許。多。朋。友。面。前。從。沒。提。過。一。句。可。見。我。生。平。也。就。以。你。為。知。心。之。侶。
了。……。鼎。臣。聽。了。他。這。樣。雷。轟。電。掣。的。一。番。話。自。然。十。分。驚。駭。正。要。
細。問。他。和。魏。斗。星。到。底。是。怎。樣。一。個。殺。父。之。仇。這。句。話。還。沒。出。口。韻。
清。又。在。他。手。提。的。皮。包。中。拿。出。小。小。的。一。個。紙。包。來。遞。給。鼎。臣。道。我。
還。有。一。件。極。重。要。的。事。情。託。付。於。你。這。個。小。包。裏。面。是。我。父。親。遺。著。
他。這。一。篇。著。作。是。仿。着。小。說。體。將。他。被。害。的。事。情。一。起。寫。在。上。面。沒。
有。這。篇。小。說。我。們。家。裏。人。還。不。能。詳。細。知。道。他。受。害。的。始。末。哩。這。個。
小。本。子。一。向。由。我。母。親。收。着。可。憐。我。十。七。歲。上。母。親。又。死。了。這。幾。年。
來。便。由。我。自。己。謹。慎。收。藏。我。父。親。的。意。思。是。以。為。一。身。祇。生。了。一。個。
女。兒。諒。來。復。仇。無。望。所。以。做。了。這。篇。小。說。叫。家。人。收。好。了。遇。有。機。會。
便。把。他。傳。布。出。來。也。可。以。一。吐。自。己。的。怨。憤。是。我。始。終。想。要。報。仇。恐。
怕。一。經。傳。布。事。情。洩。漏。豈。不。反。受。其。殃。所。以。至。今。還。秘。密。收。藏。輕。易。

吃。客。實。在。來。得。兒。來。得。兒。死。比。八。百。
議。員。包。圍。大。總。統。(叶平聲)

嚼雪錄(續)

寄塵

上海有茶樓曰「仝羽春」其命名
頗爲別致。然細思似不可解。蓋仝者
盧也。羽者陸也。二人皆嗜茶者也。以
二人之名並列爲茶樓名。已不可通。
其下綴一春字。尤不知是何意義。或
曰。茶樓可以名仝羽春。酒樓亦可名
白伶冬。白者李白。伶者劉伶。冬者謂

不。肯。給。人。見。如。今。我。孤。身。前。去。自。知。凶。多。吉。少。萬。一。做。了。幹。人。第。二。
我。一。死。不。足。惜。這。篇。著。作。却。依。舊。不。能。不。設。法。傳。佈。纔。不。枉。我。父。親。
臨。死。時。的。一。番。心。機。但。是。目。前。祇。有。你。一。人。可。託。所。以。將。這。原。本。交。
給。你。如。果。我。大。仇。得。報。將。來。有。相。見。之。日。你。便。依。舊。還。我。倘。若。從。此。
一。別。竟。成。永。訣。還。望。你。將。我。這。誓。死。復。仇。的。一。番。苦。志。也。續。在。後。面。
合。成。一。篇。小。說。將。來。流。傳。於。世。給。人。看。見。了。知。道。天。下。有。這。樣。一。個。
人。面。獸。心。的。惡。魔。所。謂。筆。墨。之。誅。嚴。於。斧。鉞。我。便。死。在。九。京。之。下。也。
狠。感。你。的。大。德。了。至。於。我。父。親。屈。死。的。情。節。你。自。向。我。父。親。遺。著。上。
去。細。看。就。是。了。也。無。須。我。再。多。說。時。候。不。早。我。要。去。了。說。着。提。了。皮。
包。真。個。轉。身。就。走。像。是。毫。無。留。戀。轉。是。鼎。臣。忍。不。住。雙。淚。直。流。見。韻。
清。急。於。要。走。便。牽。住。他。的。衣。袖。道。且。慢。……韻。清。祇。道。是。鼎。臣。要。攔。
阻。他。登。時。合。着。薄。怒。道。我。如。今。已。將。始。末。情。由。澈。底。的。告。訴。了。你。分。

飲酒宜於冬日也。聞者皆爲之一笑。上海法租界有路曰霞飛路。去年法國霞飛將軍來滬時有人作詩一句云：「霞飛路上看霞飛。」同此七字。共有三種解釋。

(一)霞飛路。地名。霞飛。人名。

謂他人在霞飛路上看霞飛將軍也。

(二)霞飛路。地名。霞。爲雲霞

之霞。謂他人在霞飛路上看雲霞

之飛也。

(三)霞飛。人名。霞。爲雲霞之

霞。謂霞飛將軍在路上看雲霞之

明志在必行。難道你還要想臨時阻止麼。鼎臣道：「不是，不是，你既有這不共戴天之仇，自然不容不報。我自媿無能，不能助你一臂之力。已經問心有媿，如何敢來攔阻你。便是攔阻你，料想你也不肯聽我的話。祇是我還有兩層意思，不能不和你說。第一層是你此去雖然報仇心切，還須靜待時機，不可過於性急。並且你手無斧柯，祇能智取，不可力敵。這是最要緊的第二層。你此去既然說是待時而動，那麼何時可以下手，是說不定的。你子然一身，一切用度從何處取給。這却也是個重要問題。我自問在經濟上面，還可以給你些助力。而且，是咄嗟立辦的。諒來以爾我的交誼，你也不至推却。韻清聽他這樣說，纔微微的笑了。一笑道：「你這樣代我籌劃，我自然很感激你的好意。第一層，我自理會得。當然要緩以圖之。我雖沒有什麼勇力，或者天厭惡魔，自然假手於我。有朝一日，能殺出奇制勝，亦未可知。總

飛也。

工商界通行一種省字筆及俗字。有爲讀書萬卷人所不能識者。據余所見。初一初二之初。省作刀字。又尺牘二字。省作尺字。於是有書店中人。寫『尺牘初集』爲『尺刀』者。余始閱之。真莫名其妙。問之他人。乃知之耳。又有寫月字省作丿者。寫錢字省作丷者。寫分字省作卜者。寫角字省作△者。於賬簿及發票中常見之。以新文學之眼光視之。筆畫簡單。易寫易識。正可謂是一種創體也。惟又見寫佛

之。我。自。有。道。理。倘。然。時。機。不。到。決。不。輕。投。羅。網。至。於。第。二。層。你。却。不。必。代。我。過。慮。我。雖。是。曙。後。孤。星。處。着。狠。悲。慘。的。境。地。但。靠。着。先。人。的。積。蓄。却。還。足。供。我。一。人。的。用。度。我。自。從。母。親。一。死。便。設。法。把。那。些。不。動。產。一。概。變。賣。換。了。現。款。存。放。在。各。大。埠。的。銀。行。裏。面。隨。時。可。以。支。用。所。以。不。憂。匱。乏。否。則。我。父。母。雙。亡。又。沒。有。一。個。關。切。的。親。族。試。問。許。多。年。來。的。學。費。和。這。次。到。美。國。來。的。留。學。費。又。有。誰。來。供。給。呢。我。預。料。以。後。經。濟。方。面。也。還。狠。覺。寬。裕。可。以。用。不。着。你。幫。助。話。已。說。完。就。此。告。別。你。如。果。未。能。忘。情。就。送。我。到。輪。船。上。我。是。雇。了。馬。車。來。的。一。路。在。車。中。還。可。以。談。幾。句。天。鼎。臣。此。際。倒。也。無。話。可。說。便。點。了。點。頭。又。迴。轉。身。來。將。韻。清。交。付。他。的。那。個。小。皮。包。放。在。鐵。箱。裏。面。收。藏。好。了。纔。和。他。一。路。同。行。坐。在。車。中。祇。覺。得。心。如。刀。刺。忍。不。住。揮。淚。不。止。韻。清。忙。悄。悄。地。說。道。你。這。個。人。未。免。太。沒。有。丈。夫。氣。了。你。須。知。聚。

字作價。何以不怕煩如此。

友人某君。嘗以上海著名小說雜誌。製成燈謎。極爲切貼可喜。爰爲錄之。於此七夕。射星期。七月六日。射禮拜六。湖絲阿姐。射紅。謂絲工也。肥。射半月。半月二字。合成胖字也。聖人之諱。射快活。此謎人多不解。問之作者。始知之。據云。聖人指胡適之先生。其諱。卽適字也。適字譯作白話。當爲快活。丹翁會有此言。故云云。此謎亦不可云不工切。惟太曲折。殊不易猜耳。或問地球上共有幾個新世界。一時

散無常。生死有定。一經看穿。實在算不了一回事。你今天送我。應該蕭蕭易水。慷慨悲歌。纔可以激勵我的志氣。祇管哭泣。做什麼。如今躲在車箱裏面。哭着。還不要緊。倘若到了埠頭。也是這榜。豈不要引起人家的猜疑。來。唉！我也祇希望得邀天佑。將來再能相見。那麼他時的歡聚。也就可以抵償今日的悲感了。說到這裏。自己也就忍不住。撲簌簌。落下淚來。連忙掏出手巾。來拭。誰知那淚珠兒。竟是越拭越多。兩人的涕淚。都還沒有乾。那無情的車輪。却轉得飛快。不肯替離別的人。稍捱一刻。光陰瞬息之間。已直抵輪埠了。兩人下得車來。韻清道。時候已經不早。我們就此分手。你也不必送我上船了。鼎臣執意不肯。依舊送韻清上了船。又略談了幾句。正要分別。鼎臣猛又想起一件事來。忙問韻清道。你在未來。美國以前。是否到過杭州。韻清道。我在杭州。讀過好幾年書。六橋三竺。正是我舊游之地。哩。鼎

殊不易置答。或乃細數之曰。共有五個。蓋上海有兩個。一爲泥城橋畔之新世界。一爲四馬路望平街之新世界。此外則北京有新世界。無錫有新世界。而美洲亦有新世界之稱。所以共爲五個也。

上海拆城時。於城脚下得一石像。高約三尺。雕琢亦不甚工。或謂係造城時用以鎮壓城基者。蓋孟姜女之夫杞梁殖之像。以此類推。則城下之有此像。當不止上海一地如是也。晶報以三日出一次。故取名曰晶。當

臣道。這就是了。老實告訴你。我們兩人。雖是海外相逢。結爲知己。其實我在西湖上。已經見過你了。當下便把那年和魏斗星兩人在杭州游湖追舟那一番情景說與他聽。又對他說道。我當時還祇道他是有掠艷之心。如今迴想起來。也許他竟認得你的面目。所以這般注意他在那時候口中不住的稱奇。似乎狠露着驚駭之意。哩。祇是他以前是否見過你的面。可就不知道了。韻清想了一想。恍然大悟。道我父親死的時節。我年紀小。而且遠在家鄉。沒和他見過。但常聽我母親說起。道是我的面貌與父親簡直一般。無二。因此他一見了我。就不免勾起舊事。要跟尋我一個下落也。未可知。鼎臣點點頭道。你這番猜測。狠是不錯。所以我想起了此事。不能不告訴你。你以後在未成事之先。須要格外留心。切莫和他見面。纔好。否則就不免破露機關。反遭其害了。還有一句話。要和你聲明。我和他雖有賓

出版之時。即有人云。如此類推。十日一出者。當名早報。九日一出者。當名旭報。二十一日一出者。當名昔報。十二個月出一次者。當名青報。當時不過是一種諧談。毫不足據也。誰知前不久真有旭報出現于上海。僅出三星期而止。然則旭當名爲昔報矣。頃見某雜誌載一問題曰。以八橫加三豎成一人名。(三三三)答案曰。十三。且此問題一經道破。毫不足奇。在末道破之前。而欲猜中之。甚不易也。余因此例。亦得一問題。曰。以七橫(

主之誼。却並沒有什麼狠深的情感。況且我也素知他的爲人陰險。暴戾不可久處。因此有了這留學的機會。便潔身而去。如今又知道了你的事情。雖然其中是怎樣一種冤仇。你還沒有對我訴說明白。料想他總是忍心害理。便格外令人可恨。以爾我的交情。我不能助你已經無以對你。你却萬不致於再向對手方面去洩漏消息。有害於你。這是我披肝瀝膽之言。諒你也可以明白。韻清道。你這句話未免說得過分了。我們相見。以心像你。這個樣兒。豈是賣友求榮的人物。如何會疑到你這一層。船快開了。船上乘客和送行的人。非常之多。我們雖在艙室中。也不宜久談。恐防惹人耳目。你快回去罷。鼎臣也覺得無可奈何。便硬着心腸。忍着眼淚。又再三叮嚀。叫韻清和他時常通信。纔握手而別。

鼎臣回到廬裏。也來不及睡覺。就急忙忙的將那鐵箱中的小包取

三二三) 加二暨欲成一人名。答案王十三。王十三者。王君西神之別號也。讀者不信。無妨向王君一問焉。

家父經手的事體

耐菴

俞爾輔到一位朋友家談話。適其友他出。纔進了門。其友之子。便起立歡迎。道。老伯請坐。爾輔道。令尊何在。答道。家父出去了。爾輔道。前天交通銀行的一宗款子。可曾匯去。答道。這是。

家父經手的事體

出來。打開一看。原來是薄薄的幾張洋紙。用書釘訂成一個小本子。裏面全是用鉛筆寫的。字跡歪歪斜斜。狠不整齊。那字跡却依就十分挺秀。前面先寫着一段小序道。

予倉卒下獄。尙不知身罹何罪。至此舉出於魏賊之陷害。則更夢想所不及者也。幸同鄉韋君時方爲魏副官。悉其事。憐予冤。且憤魏之狠戾。以重金賂禁卒。書一紙畀予。備陳顛末。予始恍然。卽草此篇。仍交獄卒轉。巧韋君郵寄予妻。予祇一女甫十齡。復仇二字。自知無望。但期偶遇時機。使此文得以傳布。俾賊人之罪惡。與予之冤憤。得大白於天下。予此身雖死。亦庶幾瞑目矣。道東絕筆。鼎臣看了這段小引。先歎了一口氣。又看後面。却完全像一篇短篇小說。而且還標着一個題目道。『嗚呼好友』。題目之後。便緊接着寫道。

仇

一三

家父經手的事體

家父經手的事體小侄不知個中底細不敢妄答。

「生兒不象賢」也是人生一大憾事爾輔歸來暗想友人之子說話何其漂亮應對何等從容我家阿愚已是二十許人依舊癡憨如何是好不免埋怨他兒子幾句隨又把友人之子所說的幾句話「老伯請坐」家父出去了「這是家父經手的事體小侄不知個中底細不敢妄答」一說給他聽還講解了一遍阿愚道這幾句話誰也會說有甚希罕

仇

一四

李道東和魏斗星原是自幼結交的朋友道東薄有家產斗星却是赤貧如洗道東是個文人少年時節在鄉里中狠有才子之譽斗星却好酒使氣簡直像個市井無賴所以論這兩個人的境遇和趨嚮原是迥不相同的旁人見他兩人結為好友都暗地裏稱奇說明明是薰蕕異器如何可以治為一爐這些話道東也都知道祇是道東自己也懷着一種憤世嫉俗的偏見以為那些文人無非滿紙空言實際上毫無骨氣反不如椎埋屠狗之流倒有些英雄肝膽因此情願屏絕了那些斯文同道轉認定魏斗星是個血性朋友斗星有時談論起來也居然慷慨激昂彷彿是個任俠傳中的人物便引得道東格外歡喜道東平時調濟斗星的地方本來不少斗星却也從不言謝在道東以為這正是義俠的身分絲毫不去怪他有一次斗星為了一樁事情和人決鬥一時失手

阿愚的岳父賈友仁。客商於外。經年不歸。一日。自申遄返。聞其女不日臨盆。放心不下。午後。便往女兒家探望。阿愚見岳父至。心中暗想。昨天。老頭子。怪我不會說話。今天。可來試試看。便起立歡迎道。老伯請坐……友仁聽着。心中詫異道。阿愚近來好多了。見人。很是有理。雖然。老伯兩字。稱謂不啻。却還牽強。得去隨問道。我家姑娘。那裏去了。阿愚道。家父出去了。：友仁以爲阿愚聽錯了話。因此誤答。倒也不甚怪他。接續問道。姑娘可

家父經手的事體

竟將那人打死了。斗星便下了獄。幾乎問成死罪。幸虧道東化了許多錢。代他到處運動。纔算減輕了罪名。免于抵償。祇判了個長年監禁的罪。這時候。斗星上有老母。下有妻子。自己落在監裏。不能照顧。便全虧道東源源接濟。得能存活。後來道東又費盡心機。代他百計營謀。一個永遠監禁的罪人。竟會赦免出來。斗星這時對於道東。自然要認爲重生父母。萬分感激了。道東却又勸他。說照你這樣一個材料。不如向軍隊裏去混混。將來倒可以圖個出身。不然照這樣的閒蕩。便一輩子也不得發跡。斗星聽了他的話。便再和道東借了一筆盤費。自己一個人前去投軍。至於他的家眷。自然老實不客氣。又交給道東代他盡這個仰事俯蓄之責了。他這一投軍。可是運氣來了。他起初在某大帥那裏當一個馬弁。不知怎樣竟得了某大帥的賞識。竭力的抬舉。他不上幾年在防

仇

是有孕嗎。約在何時分。娩阿愚沈着臉皮。恭恭敬敬。老老實實。不慌不忙的答道。這是家父經手的事體。小任不知個中底細。不敢妄答。

哈同花園血案

慶霖

岑西林氏在前清時。位極品。稱宮保。願宮保性嗜殺。有血染頂兒紅之譏。比至光復後。東奔西走。終不能出人頭地。在民國史上。占一重要事跡。留傳後世。徵岑氏十年來政績。既不

營裏面已平白地升到了管帶的地位。這還是光復以前的事。等到民軍起義。某大帥失敗了。他却仗着手段靈活。依舊逐漸得法起來。又過了幾年。竟做了旅長。駐紮某省。在他隆隆直上的這許多年中。道東從來沒有求教他的地方。他也絲毫沒有報答道東的去處。直到他做了旅長。纔算眷念故人。忙專差寄信給道東。說要請他去當個參謀。長道東本來疏野成性。況且家境也還下得去。並不急於謀食。如何肯輕易跋涉前去。禁不起斗星那邊文電絡繹再三勸駕。說參謀長不過是一個名目。此次奉請。原不敢以屬僚相屈。無非平生知己。借此可以晨夕相聚。聊慰渴想罷了。道東見他說得這般懇摯。況且交通便利。左右家居無事。也就答應了他。到了斗星那裏。斗星接着當然十分歡迎。但道東始終不肯担任這參謀長一席。祇作爲一個賓客。可以行動自由。斗星

於新政黨。復見嫉於舊官僚。他如軍閥龍濟光陸榮廷輩。均其多年舊部。而一手提拔者也。在龍陸盛興時代。亦相率背之。究未知何故耳。當其僕僕粵桂間。窮無所歸。足跡所至。均受閉門羹待遇。可憐亦殊可笑。在智者窺此情形。早已急流勇退。休養餘年。尚不失其大老資格。而岑老三之雄心。猶未可已。再起於肇慶之司令。終蹶於西南之總裁。此一蹶後。知不可起。憤然白蒼蒼者使然。吾何謂彼哉。天下事不可爲吾其休矣。於是遯跡。

哈同花園血案

也。自聽他的便道。東便終日游山玩水。尋些客中樂趣。倒也逍遙自在。可是道東平日狠喜歡弄弄閒筆墨。又狠喜歡看小說。那斗星駐兵的地方。原是個省城也。出了好幾張報紙。有一種報紙叫做卮言報。狠注重文藝。又時常徵求小說。道東一時技癢。便做了一篇小說。投給那報館裏。登了出來。却引動了這報館裏的主筆。和當地許多文人的注意。說這篇小說做得非常之好。便陸續有人來訪他。還請他吃酒。表示愛慕之意。道東萬想不到會在這個地方結了一重文字因緣。心中倒也十分高興。又誰知殺身之禍。就因此而起呢。原來道東這篇小說裏面描寫着一個匪徒出身的軍人。一朝得勢。無惡不作。在他原是。完全虛構。毫無所指。不料他所寫的事情。無意中竟和當地那位督軍的歷史相合。當下便有人去向那督軍獻勤。說有人在報上做了小說。肆意毀謗此事。

仇

滬濱攜其姬人幼子。假寓哈同花園探蘭室。日讀佛經數頁。懺悔生平。而國家多事之秋。新聞紙中。鱗角鳳毛。尙偶見總裁之一二時局電報也。其仍未忘情於國事。又可知矣。先是岑氏有護衛曰薛大海。今名惠雲亭。曠也。幼隨岑氏。長頗忠誠。岑氏開府東粵。大海已擢爲參戎。並不之官。二十年來。初未嘗一日離其左右。此非心腹之尤而何耶。壬戌夏。大海忽患梅毒。使往寶隆醫院就醫。月餘始痊。出院後。卽向哈同花園來。司關者許福。

不可不問督軍聽了大怒忙去傳了那卮言報的主筆來追問這篇小說是誰做的。倘然不說出來就要封報館。那主筆不敢隱瞞。便直說出來。督軍便又差人去傳了斗星來。向他說道。你手下有一個人無緣無故在報上做文章罵我十分可惡。這件事祇有責成你。你若將他送來由我辦理。便與你無干。如其不然。那麼一定是由你指使。我可要對不起你了。斗星聽了他這番話嚇了一跳。因爲這個督軍手下兵並不多。却是個大軍閥的嫡派。狠有些勢力。自己雖然是個旅長。萬萬敵他。不過當下連辯都不敢辯一句。便諾諾連聲告退出來。回到他自己公館裏。整整的和他妻子商量了一夜。說道。東原是我的大恩人。倘若聽了督軍的話。將他送入枉死城中。未免於心不忍。若是輕輕將他放走。罷在道東方面。算是說得過去了。可是自己的地位一定不保。而且惹動了這位。

趨與語曰。惠哥痊矣。大海謝曰。幸占勿藥。今日尙早。宮保起帳否。許福答以不知。大海匆匆而進。岑氏治家素嚴。婦人孺子。每晨無有過八時而興者。時諸姨相聚一堂。晨粧未罷。大海塞簾逕入。突於袖中出白刃。鋒利如霜。一揮而前。舉手便砍。室中諸人。相顧狂呼。無從逃逸。一時月缺花殘。受傷倒地。計爲二三兩姨。傭婦三人。公子四人。獨大姨得免焉。岑氏方在樓上盥漱。聞警大驚。急鍵其扉。諸護衛與園中夫役。聞聲而前。觀狀均出意

哈同花園血案

督軍免不了。於丟官而外。還要定罪。左思右想。並無兩全之策。依他妻子的意思。倒力勸他。不可忘恩負義。無奈斗星這時利祿心重。就顧不得恩義了。當下便拿定主意。不聽他的話。到了次日。一早就命人去請了李道東來。假說這位督軍。狠是愛才。如今知道你是個名士。特地和我說。要請你去談談。道東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其中有這樣一個圈套。便慨然和他同行。到了督軍署裏。斗星先進去。將他送至副官室中。說請略等一等。一會兒就有幾個衛兵擁將進來。將道東上了刑具。送往陸軍監獄中去了。一經入獄。道東的生死。自然不問可知。至於此中秘密。所以洩露。是因爲斗星的老母。這時還沒有死。知道此事。便和他兒子大哭大鬧。說他不應傷天害理。幾乎要和他拚命。所以鬧得大家都知道。了當下有個章副官。抱着滿腔義憤。想將其中始末。情由告訴道東。祇苦

仇

哈同花園血案

外莫知所措。有建議捕大海者。而彼則瞪眼如鈴。橫生殺氣。攘臂大呼曰。諸弟兄平素相處。尙不惡。請毋相逼。須知白刃無情。讓者生。當我者死耳。諸人畏其暴厲。不敢接觸。得從容遁去。衆知今日之事。誠非兒戲。固然人命關天。倒地九人。未知死活。况爲宮保之寵姬愛子耶。放兇不捕。事涉嫌疑。因急尾之行。至卡德路轉角。大海早棄其刃。尾之者鳴捕捕之。偕投新開路捕房。時則愛儂園門首。車水馬龍。頗極一時之盛。蓋咸來慰問者。

仇

二〇

於陸軍監獄中輕易不能進去。便設法寫了一封信給道東。道東方纔明白。不然隔了幾天。一經槍斃。便死了。也是個糊塗鬼哩。鼎臣看完了這篇小說。由不得咬牙切齒。將斗星痛恨了一番。却又想起一件事來。道怪不得那魏斗星要設着一座祕密神龕。天天在那裏搗鬼。大約他也自知虧心之事。恐受天誅。所以在那裏懺悔罪孽。他神龕裏面供的那塊沒字牌。或者就是代表道東的神位了。鼎臣自從韻清回國之後。時常盼着他的來書。可是去了將近一年。竟是杳無音訊。鼎臣十分着急。常看着本國報紙。也從沒載着斗星那邊有什麼事情。便更是放心不下。那時節他也畢業了。回國之後。別的事且不管。一心一意。祇想去訪那韻清的下落。可是茫茫人海。又從那裏去找尋呢。躊躇了好久。忽然省悟道。我這人好歎。他既要報仇。必定是到魏斗星的駐在地去了。我何不也借此作一回北地。

也。明日大海由護軍使署引渡去。今已身在金陵牢獄中矣。怪哉。是案之發生。黑幕重重。實令人不可思議。更無蛛絲馬跡之可尋也。說者謂此中苟無政治意味。即係因果問題。然歟否歟。

矛盾日記

愍齋

七月一日。星期六。晴。余午夢方酣。爲雨聲驚醒。檐流浙瀝。披衣起。見一輪紅日。透窗紗。作黯黑色。盥漱畢。腹中

矛盾日記

旅行。便可到那裏去探聽消息。主意已定。便收拾了一肩行李。搭了火車。兼程北上。一天。已到了目的地。正想下車。忽然聽見車上的人。在那裏紛紛議論。像是有什麼大事一般。鼎臣忙去探問他們。便告訴他道。適纔過前一站的時候。有些搭客上車來說道。是外間沸沸揚揚。都道魏斗星師長被督軍拿去槍斃了。也不知是出了什麼變故。如今地面上正在特別戒嚴。聽說還有特別命令。連火車上的乘客。都不准下車。哩。鼎臣聽得這個警報。那顆心。不由得動盪起來。暗想。這莫非是韻清得手了。但無論如何。他不會有這樣大的法力呀。

(未完下期續)



湯餅筵

王西神

湯餅筵 二十一

矛盾日記

異常飽悶。早膳時。格不下咽。祇食點心一百枚。蓮子粥八大碗。食畢。信步出門。朔風撲面。熱氣蒸人。訪友人黃君。竈婢告余。主人七月十五至上海。昨日方回。余入內。見黃君離案作書。筆墨淋漓。而硯池結冰。肅余立。享以茗。味頗甘冽。若菓子露。略談良久。同至南京飯店午膳。余爲東道。彼給酒飯資三元。始分道而返。

七月二日。星期五。大霧瀟漫。天氣清朗。上午一時。張錦屏女士來訪。余妻女士妙齡將及笄。雞皮鶴髮。實一粉

湯餅筵

三二

一所。半中。半西。五上。五下的大院落。前後兩個。大天井。倒是很好。的一片廣場。夏夜納涼。冬天曝日。再也尋不出一個更好的所在。可惜那位主人。翁胸無點墨。放著偌大的一宅院子。一點兒陳設。都沒有。中間一間。算是客堂。恰合著古人說的家徒四壁。連對聯也不掛一幅。正中勉強掛著一幅汪謙益壽署名的漁翁得利圖。不知道還是什麼時候。在城隍廟古董攤上買來的。因爲年深月久。那漁翁手中的鯉魚。早已破壁而飛。只贖著釣魚的一根漁竿。高高的擎在手。中。遇著叫化子。上門討飯。好像在那兒作示威運動。一般。客堂天井中。蓋上一座大涼棚。高齊屋簷。終年黑沉沉的。罩著。起初還有一兩方蘆蓆。可以舒轉自如。天晴時。可以捲上天。雨時。又可以放下。後來爲著省儉。起見。連這一點點兒的自由。都剝奪淨盡。遮蓋得一絲不漏。住在樓上的人。好像終年坐在地獄中似的。只好苦電燈不著鎮

搓玉琢之美人也。與余妻爲同學。會同肄業於只收男生之青心公學。余妻爲余介紹。始悉張女士爲留美早稻田大學陸軍博士。現任上海倫敦大學法律科教授。在余處長住一日。略談數語。余夫婦偕其往天蟾舞臺觀夜戲。最有精彩者。爲梅蘭芳之空城計。余叔岩之常娥奔月。至日午。余方偕黃女士別余妻歸寓。

七月三日。星期四。大雨如注。余因昨夜食水菓太多。故口渴異常。歸途感寒涼。頭目暈眩。精神疲憊。偃臥床褥。

矛盾日記

日的將燈點著。無奈陽光不到。也沒有新鮮空氣。在室內流通。陰風慘慘。簡直同在墟墓中遊行一般。一年三百六十日中。不是大人生病。就是小孩子患了無名腫毒。談到這位主人翁的家世呢。學界中人當然沒有他的分兒。說他是商界。他又沒有做個甚麼生意。說他是工黨。他又拈着一柄鴉嘴鋤。好像有幾百斤似的。並且有錢的時候。養尊處優。一位兒子是道道地地的一個公子哥兒。兩位女兒打扮得似翠鳥兒一般。這位老太爺自然不屑身賤行做這勞工的勾當。那麼他的錢又從那兒來的呢。原來這位老人家年壯力強的時候。倒是一個玲瓏俊俏的小白臉。在一月煤炭公司中當了一名跑街公司中的女主人。是一位新寡的文君。有心抬舉他老人家。招他做了入幕之賓。不算還把祖傳的許多地產。一古腦兒送給了他。附近滬甯鐵路的地產。自從築了鐵路以後。地價好似平地一聲雷。

湯餅筵

日與藥爐茶竈爲鄰。攬鏡自照。身軀
偉岸。精神充足。惟自恨病魔纏繞而
已。午後與弟至跑馬廠。作長途競走。
余竟於四小時跑完一百碼。途間灰
塵飛揚。蓋天晴久旱耳。歸時已日出
東山。萬家燈熄矣。

七月四日。星期三。大雪。是日爲余二
十初度。晨鷄報午。卽爲家人促起。孫
曾十數人。繞膝祝壽。余捫髯大哭。含
飴之樂。未嘗不自嘆也。未幾。親朋咸
集。前輩捧觴爲余上壽。所收壽儀極
重。合計其數約值漢武帝小洋兩角。

一躍而到九霄雲外。他老人家從此便做了渠渠夏屋的主人翁。著
實享受了幾年幸福。可是倏入倏出。這種造孽錢。會不明不白的飛
來。便也會不明不白的飛去。他老人家又是上了一把年紀的人。額
角上一條一條的縐紋。表明他近來處境不豫。未免勞思過度。誰也
想不到這鷄皮鶴髮的老人家。從前是在風流陣上佔盡便宜的小
白臉。哩然而這樁事情。是他生平惟一的得意歷史。每當酒闌燈熄。
常常對著同居的人。好似演影戲般的把他一幕一幕的複演起來。
還要加上許多感慨的話頭。說是人老珠黃不值錢。大有老驥伏櫪。
志在千里的氣概。又好像靈和殘柳。戰瘦西風。兀是忘不了張緒當
年。只可惜老景頹唐。再也沒有第二個紅顏知己來安慰他。桑榆晚
景英雄不得意。便想出一個寄愁的法子。天天躺在一張紅木匠上。
吞雲吐霧。却又惹起他黃臉婆子的反對。沒奈何只得躲在一間竈

余爲賀客造福起見。用無名氏送某俱樂部作開辦費。今日寡居。殊覺寂寞。至晚諸客始散。

七月五日。星期二。陰。紅日曜空。爲數年來未有之奇冷。余穿香雲紗衫褲。猶不足禦此嚴寒。友人馬千里君。定今日搭舊中國號火車放洋。赴英留學。余爲之接風。八時。偕馬君乘汽車渡鴨綠江。至吳淞口。車於十時發軔。直向北冰洋馳去。馬君爲余近日之至友。自髫年至弱冠。窮年不相見。一旦遠別。聞嗚嗚汽笛。不覺狂笑。及車

矛盾日記

披屋內好像一所私立的燕子窠一樣。只是手頭經濟漸漸入不敷出。便想在這所大宅子上設法招了幾家房客和人同住。偏偏他這所房子在許多江北小屋的當中。人家萬萬想不到。筆門圭竇之內。有這般一所華屋在著。所以上流的人大半採訪不到。隣近有一座和尚庵。聽說庵中方丈還是一位江西大名士。曾經做過一任江蘇藩司的孫少爺。上海五方雜處。藏垢納污。甚麼事都不算希罕。但是。一個人在血氣方剛的時候。一往直前。是殺人不眨眼的好漢。到了年紀大了。回想前非。總要想拍拍觀音大士如來菩薩的馬屁股。懺悔懺悔。他生平的罪孽。這也是衆生同具的觀念。那位方丈。便利用一般人的心理。發起一種水陸道場。普度十方。無主遊魂。廣結佛門。歡喜。因緣。預先種下來。生之福。每逢道場舉行的時候。好像合會一樣。一盃會是幾百元。一分會是幾十元。又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

湯餅筵

入海雲深處。乃仍乘汽車渡江而返。七月六日。星期一。宿雨未收。而一抹斜陽。照耀眼前。友人黃君約於是日往山東遊西湖。晨七時至津漢鐵路車站。乘八點六十五分特別慢車。余登於火車之舵樓。以眺近景。寒風吹面。揮汗如雨。稻田中麥苗方秀。姹紫嫣紅。近山遠水。接滿腦後。既抵西湖。先策馬遊湖心亭。見四圍皆山。亭在山頂。旁亭遍植芙蕖。其臭四溢。嗅之殊有益於衛生。午後泛舟遊北高峯。余與黃君搖舟向亂山高處。一落千

至少總要化了幾十元方纔可算他一分子道場。一打總是好幾十天。一般股東可以攜著全家眷屬。天天到庵中去吃素齋。場面闊綽。的公館中姨太太哩。大小姐哩。化了幾百塊錢。算不得什麼。因此可修福修壽。還可約了許多小姊妹。到庵中去打撲克。又麻雀。借此遊散。遊散見識。見識佛門廣大。庵中有幾間密室。又是收拾得紙醉金迷。專供這班大護法行樂用的。便格外喜歡到庵中去。隨喜善男信女。越聚越多。只苦了許多的遊方野和尚。天天立在西風之中。伸著脖子。希望庵中早些兒施齋。可以修理他們的五臟寶殿。庵中的香火。一天一天興盛起來。地方不敷應用。便想實行殖民政。策什麼庵中的香火。李阿福哩。茶房張小毛哩。又是那一位大法師的姊妹。姊妹哩。為著要靠近庵中的緣故。便都向這所五上五下的大屋中。租了一間半間的房屋。住下。那位主人翁。為著幾個孔方兒。面上可以

丈已達峯巔之韜光寺。韜光本一荒涼之古刹。老屋數椽。金碧燦然。小沙彌年八十餘。以純素午餐。享余輩。豚蹄魚翅。列滿席前。食畢。見東方作魚肚白色。知已將晚。乃乘輿而返。是日宿六國飯店之屋頂花園。

七月七日。星期日。方在夢中。爲電報呼醒。蓋上海勞工罷盟會。促余速回。開不關緊要之特別會議也。接電。即乘頭等貧民小工車返滬。深以未能暢遊爲樂。將至會所。聞多人蹬足狂號。勞工神聖會長至矣。余與諸人一

矛盾日記

補助他的。每天煙霞經費。便也來者不拒。只是很好的一宅住房。因此便改成一所鴿子窠。一般東拼西湊。前面燒飯。後面上虎子。前面幾位女人。舅媽。長嬸。短在那兒。開談話會。後面幾位小將軍。却因爭食糖果。不勻在那兒。演了一齣全武行。打出手。兩方總有一方失敗。結果失敗的方面。少不得哇的一聲哭了。便又有許多管閒事的仗義執言。說一家人家。沒有一個主腦大人。呢。成天到晚。在外面闖鄉隣。走隔壁。放著幾個小孩子。在家中鬧得沸反盈天。實在不成話。說我們應當協約同盟。先爲友誼的勸告。如果再不悛改。那就……剛剛說到這兒。那家的家長回來了。聽了這種不尷不尬的議論。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拍手拍腳的。和這幾位同居的人。大吵了一頓。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帶哭帶說的。說道我從小便沒了爹娘。不料活到這麼大。那裏跑出來一位祖宗。連我的家事。都要來多管了。幾個小

湯餅筵

一握手傲不爲禮。直至會場。辯論甚久。一言未發。乃宣布散會。雇黃包車歸寓。途中見書肆賣明板康熙字典。余出資購之。係萬曆十二年重印。確非贗鼎。既抵家門。余以勞工神聖會長之資格。當然不給車夫以勞力代價。詎車夫不允。余怒髮冲鞋。連以司狄克擊之。復呼警察來。罰車夫洋一元。始釋之去。

一世歌

瞻·廬

孩子。躲。在。旁。邊。嚇。得。屁。都。不。敢。放。一。個。大。人。罵。完。了。算。是。出。了。一。口。心。頭。之。氣。早。又。喊。娘。姨。泡。面。水。打。開。伊。的。盤。龍。明。鏡。勻。描。眉。黛。細。點。唇。朱。換。了。一。套。時。式。衣。裙。灑。上。半。瓶。法。國。香。水。媳。媳。娉。娉。的。應。伊。小。姊妹。之。約。到。新。世。界。看。文。明。戲。去。了。同。居。的。人。只。得。在。背。後。偷。偷。的。說。道。好。一。隻。雌。老。虎。啊。還。有。一。個。房。客。夫。婦。兩。人。女。的。趕。著。要。伊。用。的。娘。姨。喚。伊。做。太。太。伊。的。娘。姨。却。在。背。後。埋。怨。道。我。是。娘。姨。你。是。堂。子。中。的。大。姐。真。叫。做。鄉。下。人。弗。識。偷。瓜。豈。彼。此。彼。此。(背刺諧音)搭。什。麼。松。香。架。子。給。我。看。呢。這。位。女。主。人。不。知。道。自。己。的。話。把。落。在。人。手。中。却。還。要。逢。人。便。說。我。是。做。官。人。家。的。女。兒。出。嫁。的。時。節。兩。親。家。的。老。太。爺。都。是。正。在。任。上。娶。親。時。開。了。衙。門。的。正。門。排。道。的。高。頭。大。馬。格。登。格。登。的。走。到。暖。閣。上。面。萬。民。傘。德。政。牌。紅。黑。帽。軍。樂。隊。塞。滿。了。幾。條。街。上。我。的。妝。奩。不。要。說。別。的。單。是。紅。裙。二。十。四。條。天。青。大。套。

△唐解元有一世歌戲效其體
我。今。滿。面。笑。呵。呵。向。君。唱。隻。一。世。歌。
四。座。無。言。聽。子。細。話。雖。淺。近。意。思。多。
一。世。之。雄。有。曹。操。赫。赫。威。名。如。虎。豹。
可。憐。分。香。賣。履。時。沒。法。阻。止。無。常。到。
一。世。之。富。有。石。崇。園。開。金。谷。樂。融。融。
可。憐。樂。極。災。殃。至。金。谷。園。成。荆。棘。叢。
梁。鴻。雖。然。一。世。苦。夫。妻。託。寄。孀。家。庶。
至。今。讀。他。五。噫。歌。落。落。高。風。傳。千。古。
顏。子。雖。然。一。世。貧。簞。食。瓢。飲。受。艱。辛。
至。今。過。他。陋。巷。內。馨。香。拜。倒。千。萬。人。
貴。賤。窮。通。安。我。份。人。生。一。世。如。一。瞬。

一 世 歌

也。有。十。二。件。看。的。人。誰。也。不。說。聲。羨。慕。一。個。舌。頭。吐。了。出。來。半。晌。還。
縮。不。進。去。哩。現。在。的。先。生。雖。然。在。公。司。中。做。了。科。長。老。爺。公。司。
中。科。長。老。爺。名。稱。很。奇。特。在。這。所。宅。子。中。總。算。是。沒。有。人。及。得。上。
他。比。較。我。們。的。老。太。爺。似。乎。已。經。不。如。從。前。的。風。光。了。伊。正。在。說。得。
起。勁。伊。的。娘。姨。却。又。在。自。來。水。天。井。中。鼻。子。裏。哼。了。兩。聲。冷。笑。說。道。
吹。牛。皮。也。要。吹。在。道。理。上。面。不。要。說。得。太。離。奇。了。我。初。到。你。家。的。時。
候。連。好。好。的。被。頭。都。沒。有。看。見。一。條。怎。樣。會。有。許。多。的。紅。裙。套。子。我。
再。三。不。肯。做。你。是。怎。樣。的。說。好。話。慰。留。我。每。天。朝。上。自。己。把。隔。夜。的。
鍋。巴。泡。了。一。碗。湯。嫌。不。好。吃。沒。有。味。兒。私。下。叫。我。到。同。住。的。顧。嫂。嫂。
家。內。偷。偷。的。盛。了。兩。碗。粥。怎。麼。事。情。都。看。在。我。眼。睛。裏。還。要。口。口。聲。
聲。說。人。家。怎。樣。窮。自。己。怎。樣。有。錢。有。聲。光。憑。你。說。得。天。花。亂。墜。照。我。
看。起。來。不。過。是。一。位。牛。皮。大。王。罷。了。從。此。這。位。女。主。人。便。有。了。一。個。

湯 餅 筵

一世歌

一。瞬。光。陰。有。幾。何。何。苦。勞。勞。心。不。定。
無。如。世。人。不。知。道。只。道。一。世。沒。有。了。
只。道。一。世。做。少。年。永。遠。不。會。容。顏。老。
只。道。光。陰。會。停。歇。堪。把。長。繩。縛。日。月。
一。世。遙。遙。無。盡。期。永。遠。不。見。日。月。沒。
只。道。閻。王。通。賄。賂。得。錢。註。消。勾。魂。簿。
一。世。遙。遙。無。盡。期。永。遠。不。到。黃。泉。路。
人。生。春。秋。止。數。十。過。了。一。日。少。一。日。
忙。忙。碌。碌。一。世。間。專。在。雞。蟲。爭。得。失。
賤。的。難。免。名。心。動。貴。的。名。心。更。洶。涌。
一。世。榮。華。挂。肚。腸。做。了。督。軍。望。總。統。
貧。的。果。然。心。如。結。富。的。心。頭。更。鬱。抑。

湯餅筵

三〇

牛。皮。大。王。的。徽。號。還。有。一。個。房。客。是。一。位。半。老。徐。娘。連。著。一。個。男。孩。
子。一。個。女。孩。子。全。家。三。人。倒。也。算。是。一。個。很。清。靜。的。小。家。庭。只。是。從。
來。沒。有。看。見。小。孩。子。的。父。親。到。家。中。來。過。小。孩。子。和。人。說。總。是。我。父。
親。是。什。麼。店。中。的。老。班。又。是。怎。樣。的。有。錢。那。位。徐。娘。十。天。倒。有。八。天。
住。在。外。面。但。是。一。到。家。中。便。同。沉。寂。的。冬。天。忽。而。黍。谷。春。回。頓。現。出。
一。種。活。潑。潑。地。的。情。景。人。還。在。樓。梯。下。邊。伊。的。聲。浪。早。已。飛。上。樓。心。
張。家。長。李。家。短。的。滿。口。招。呼。有。一。天。同。了。一。個。五。十。歲。左。右。的。乾。癟。
老。頭。子。回。到。家。中。好。似。捧。著。一。隻。鳳。凰。兒。似。的。住。了。一。天。又。不。見。了。
大。約。至。少。要。隔。上。一。個。月。或。四。五。十。天。纔。有。這。樣。鴛。鴦。同。夢。的。一。天。
可。是。這。位。乾。癟。老。頭。子。一。到。以。後。徐。娘。的。衣。袋。中。登。時。有。了。面。團。團。
的。袁。世。凱。大。總。統。在。那。兒。耀。武。揚。威。兩。個。小。孩。子。還。故。意。拿。他。在。桌。
上。旋。轉。作。頑。好。賭。錢。的。人。有。句。俗。語。叫。做。骰。子。一。響。眼。目。清。涼。這。雪。

一。世。難。將。慾。壑。填。有。了。十。萬。望。十。億。
誤。人。一。世。是。權。位。權。位。高。矣。形。神。瘁。
聲。勢。赫。赫。轉。眼。休。死。後。難。封。鬼。元。帥。
賺。人。一。世。是。金。錢。金。錢。多。矣。命。不。延。
家。財。纍。纍。轉。眼。休。一。文。携。不。到。黃。泉。
何。苦。遇。風。不。轉。舵。終。朝。挽。起。眉。毛。鎖。
經。營。一。世。爲。誰。忙。臨。終。依。然。赤。裸。裸。
何。苦。鑽。入。愁。悶。陣。心。機。織。就。絲。絲。髮。
操。勞。一。世。爲。誰。忙。閻。王。已。寄。雞。毛。信。
不。如。忙。裏。抽。工。夫。跳。出。人。間。利。祿。途。
遇。飲。酒。時。須。飲。酒。得。高。歌。處。且。高。歌。
高。歌。一。曲。又。一。曲。飲。酒。一。杯。一。杯。續。

白。的。洋。錢。聲。音。自。然。比。骰。子。還。要。好。聽。些。便。有。人。從。這。洋。錢。聲。中。追。
究。這。位。徐。娘。的。歷。史。方。纔。知。道。伊。是。這。位。乾。癯。老。頭。子。第。七。個。姨。太。
太。兩。個。小。孩。子。並。不。是。他。老。人。家。的。親。骨。血。所。以。不。得。和。那。六。位。姨。
太。太。享。同。等。的。權。利。另。外。租。了。小。房。子。居。住。每。月。津。貼。二。三。十。塊。錢。
老。頭。子。不。來。簡。直。是。分。文。無。著。所。以。停。了。幾。十。天。總。有。這。麼。的。『牽。
率。老。夫。以。至。於。此。』。的。一。日。伊。的。身。世。似。乎。也。很。可。憐。的。了。然。而。這。
位。徐。娘。偏。偏。遇。事。生。風。專。好。打。聽。人。家。的。閒。事。人。家。在。地。上。落。下。了。
一。個。紅。棗。子。伊。就。拾。起。來。當。做。火。煤。頭。吹。著。今。天。張。家。養。的。那。隻。狗。
身。上。出。了。一。個。蟲。明。天。李。家。的。貓。生。了。五。隻。小。貓。他。都。要。當。作。新。聞。
報。告。同。居。的。人。說。得。肩。飛。色。舞。若。是。同。居。的。人。家。有。了。病。人。伊。本。來。
是。個。無。事。忙。遇。著。這。種。機。會。是。伊。出。風。頭。的。時。候。到。了。看。香。頭。溜。水。
碗。走。陰。差。都。是。伊。一。個。人。包。辦。下。來。論。伊。這。樣。熱。心。人。家。反。不。感。激。

又麻將小熱昏

歌罷酒闌且消閑欲買奇書至紅屋
而今名利都看穿不入陰陽勢力圈
細讀一本紅雜誌效比延年益壽丸
一世之歌歌不休分明一棒打當頭
世人子細讀一遍也無煩惱也無憂

又麻將小熱昏 拙庵

齊格龍冬象 阿來又麻將 難得
來碰頭 終要叙一場 大小勿在
乎 碰個洋五兩 拖抬扳坐位
弄弄白相相 今朝手氣好 做莊

湯餅筵

三二

還替伊加上了一個特別包打聽的徽號這一所大宅子之內住上
了這樣的十幾家人家有雌老虎有牛皮大王有特別包打聽若是
唱起戲來倒是脚色俱全不必再去聘請頭等名角就是有人要學
那某名士做一篇衙堂小史在這一個宅子內搜羅材料也已是五
花八門很為好看的了偏偏這十幾家人家當中却住了一個不
著名的小說家閒著沒事便把這宅中的主人翁和諸位房客的歷
史記在一個小冊子上面預備做他的小說材料果然覺得是左右
逢源很為豐富的一天他在房東的一隻字紙篋內拾著了許多的
借票都是房東出名親自畫上花押蓋上印章有一千一張的有二
千一張有幾百一張的最少的一張也有二百塊的數目合計起來
倒已不在少數心下著實一驚這位主人翁原來徒有虛名負債已
這樣的深重了但是這許多債項又是怎樣的清償所以把借票收

東風碰。龍風成一克。鳳白對等。
張。兜轉開暗槓。槓頭摸鳳凰。
辣子和出來。氣壞子阿楊。爲啥
我個牌。碰煞勿成樣。四圈和一
副。輸脫三隻洋。本相放出來。
拾浪碎勒。閒話多子飯。喉嚨
山板響。阿壽聽勿進。頓時大鬧
猛。枱子纔掀翻。洋鈔手裏搶。
條來三拳頭。我還兩巴掌。打得
一塔糊。事體要弄僵。看客上前
勸。大家勿要打。彼此消消遣。
何必感情傷。你我小弟兄。纔是

又麻將小熟昏

回。來。作。廢。紙。呢。停。了。一。天。房。東。的。兩。個。女。兒。和。這。位。主。人。翁。父。子。兩。
人。大。鬧。了。一。場。簡。直。要。拚。命。的。樣。兒。旁。的。人。聽。了。一。時。都。莫。明。其。妙。
那。位。小。說。家。聽。著。却。已。十。得。八。九。原。來。這。位。房。東。新。近。又。買。去。了。一。
處。產。業。纔。把。這。許。多。小。債。料。理。清。楚。但。是。這。等。產。業。中。有。他。兒。女。的。
分。兒。在。內。所。以。合。夥。兒。和。老。頭。子。爲。難。要。實。行。家。庭。革。命。老。頭。子。被。
許。多。小。輩。圍。困。在。核。心。之。內。弄。得。一。句。話。都。回。答。不。出。後。來。福。至。心。
靈。便。暗。暗。地。把。兒。子。的。衣。袖。拽。了。一。拽。再。飛。上。一。個。眼。色。那。位。兒。子。
便。跟。他。老。人。家。到。竈。披。中。間。去。了。老。頭。子。親。自。和。兒。子。點。上。了。鴉。片。
燈。把。昨。天。燒。好。的。橄。欖。真。陳。公。膏。挑。起。來。燒。好。了。一。大。口。遞。給。兒。子。
道。你。嘗。嘗。味。兒。怎。麼。樣。嫁。出。女。兒。潑。出。水。你。的。阿。姊。妹。子。遲。早。都。是。
別。人。家。的。人。臂。膊。總。是。朝。裏。彎。我。千。年。之。後。那。一。件。不。是。你。的。你。犯。
不。著。跟。著。他。們。胡。鬧。雖。然。我。的。產。業。變。賣。得。已。差。不。多。了。寶。山。縣。十。

湯餅筵

自家賬。輸贏是小事。面子要撐。
且到茶館裏。有話好商量。
賭銅鈔朋友。總歸軋勿長。奉勸
諸公篤。快點手勁癢。若然貪賭
博。失業廢時光。

談諧文章

恥痕

△戲擬孀婦改造團要求設立孀

婦留養待配所呈文

呈爲要求設立孀婦留養待配所以
重平權。而維風紀事。竊某等生長良

二。圖。騰。字。圩。的。那。塊。地。產。不。是。還。值。好。幾。千。塊。錢。麼。這。塊。地。皮。我。儘。
你。去。設。法。不。來。干。涉。你。也。要。幫。幫。我。老。頭。子。的。忙。不。要。和。他。們。混。在。
一。起。常。常。叫。我。難。堪。呢。這。位。小。主。人。文。不。能。動。筆。武。不。能。動。刀。天。
在。外。面。閒。遊。浪。蕩。鴉。片。烟。本。來。是。受。著。遺。傳。性。有。些。上。癮。的。了。如。今。
他。老。頭。子。叫。他。吸。烟。彷彿。和。前。清。官。場。奉。旨。吸。烟。一。般。何。樂。而。不。爲。
從。此。以。後。那。間。竈。披。中。間。便。天。天。唱。那。父。子。會。的。名。劇。雙。槍。並。舉。弄。
得。烏。烟。瘴。氣。每。到。日。間。那。間。客。堂。中。越。發。冷。清。清。地。一。到。晚。上。漸。漸。
兒。的。熱。鬧。起。來。那。位。小。主。人。的。飲。食。起。居。也。漸。漸。兒。的。闊。綽。起。來。人。
家。看。他。父。子。兩。個。並。沒。有。正。當。的。職。業。却。這。樣。的。舒。服。過。日。子。漸。漸。
懷。疑。到。遺。產。制。度。上。去。說。遺。產。並。不。是。不。好。的。制。度。啊。你。看。他。們。父。
子。兩。人。不。是。受。著。遺。產。的。好。處。麼。再。停。了。幾。時。主。人。翁。忽。然。有。抱。孫。
之。慶。那。位。小。主。人。承。辦。大。典。每。天。至。少。要。多。吸。兩。把。鴉。片。裝。電。燈。粉。

家。早。調。琴。瑟。本。期。鸞。鳳。雙。飛。克。踐。白。頭。之。約。詎。料。鴛。鴦。獨。宿。遠。成。黃。鶴。之。吟。固。實。命。之。不。猶。極。人。生。之。大。慟。訣。別。以。來。秋。月。春。花。等。閒。虛。度。風。晨。月。夕。任。意。輕。拋。看。人。家。牀。第。情。濃。神。魂。俱。越。念。我。輩。香。衾。苦。負。夢。寐。難。甯。人。情。既。大。抵。如。斯。某。等。亦。毋。庸。多。諱。然。而。自。由。擇。配。律。少。明。文。曖。昧。往。來。禮。多。防。制。偶。談。交。際。則。指。摘。類。來。稍。涉。嫌。疑。則。蜚。言。蠶。起。於。是。良。者。含。冤。莫。白。莠。者。不。恤。人。言。我。媼。界。含。垢。忍。憤。非。一。日。矣。考。其。流。弊。悉。由。上。世。迂。儒。

駭諧文章

牆。壁。就。是。那。終。年。不。動。的。一。座。涼。棚。也。換。上。了。幾。張。新。蘆。蓆。印。好。了。許。多。的。大。紅。帖。子。遍。發。親。友。到。了。滿。月。的。一。天。門。前。紮。上。了。一。座。電。燈。牌。樓。屋。內。都。是。新。裝。的。異。樣。電。燈。電。燈。底。下。懸。著。一。隻。大。玻。璃。瓶。中。間。養。了。幾。條。金。魚。映。著。幾。根。水。草。在。電。燈。光。中。浮。沉。游。泳。四。壁。掛。著。綢。緞。的。紮。綵。屏。金。的。繡。品。那。幅。漁。翁。得。利。圖。上。面。置。著。一。個。大。紅。緞。幃。宣。了。一。天。的。經。卷。講。了。全。部。的。珍。珠。塔。開。了。一。百。幾。十。桌。的。筵。席。肥。魚。大。肉。儘。著。許。多。的。小。孩。子。把。筷子。夾。著。逗。那。養。馴。的。西。洋。哈。巴。狗。兒。頑。耍。到。了。晚。上。客。人。來。得。多。了。甚。麼。和。尙。庵。裏。的。道。悟。師。木。匠。作。裏。的。阿。土。生。煤。炭。小。開。小。寧。波。都。是。坐。了。最。高。的。幾。個。座。兒。那。位。女。婿。大。官。做。豬。毛。生。意。的。胡。阿。胖。在。旁。邊。作。陪。論。他。的。場。面。却。是。平。常。人。家。夢。也。想。他。不。到。四。面。的。窮。隣。小。戶。都。在。那。兒。竊。竊。私。語。道。難。道。小。季。做。了。官。麼。（主。人。翁。姓。什。麼。到。此。點。出）又。有。人。說。道。他。

陽餅筵

妄以「禮節」二字欺盡天下後世。而後世男子遂利用此二字以愚弄我女界。致使平等自由之權利完全剝奪。世間事理之不平孰有甚於此者。某等職司改造。責無旁貸。爲特開會集議。善後辦法。僉謂須推翻陳案。另立新規。籲請官廳設立「孀婦留養待配所」。俾無量數未亡人得與一切婦女享同等之福利。其理由蓋有數端。溯自民國肇造以來。婦女解放之聲浪高唱入雲。如社交公開。如女子參政。權社會上都已公認。惟此

只好去做火竹官。今夫這樣一來。又是老頭子晦氣。怕不是又賣去了。那一處地產來做這項澆裹麼。只可惜賣來賣去。也要精光大吉了。又有人說道。這是一個人的場面。人要衣裝。佛要金裝。生在世界上也逃不了。這種的應酬人。越是窮場面。越要裝得好。看不然便要惹起人家的議論。說他連場面都不要哩。正在說話的當兒。早又有許多人搭上了一座木板的臨時舞臺。一個女人打扮得奇形怪狀。一個男人打扮得油光滑臉。另外有幾個人拉着絲絃樂器。坐在背後。那一男一女算是主要角色。有說有唱。裝妖作怪。無非是描摹男女的私情。說得淫褻不堪。却害得那班滿座高朋。像道悟師之類。連兩個手掌都拍痛了。拚命叫好。喉嚨也喊啞了。到了曲終人不見的時節。幾乎軟化在那兒。連立都立不起來。酒闌人散。已近東方微明。廚房中殺贖的一隻雄雞。已在那兒高唱一聲。天下白了。却苦了

無。告。孤。嫠。或。因。憶。戀。舊。情。而。心。灰。意。懶。或。因。引。嫌。弭。謗。而。匿。跡。銷。聲。致。使。二。萬。萬。女。同。胞。已。有。一。部。份。不。能。盡。力。供。職。於。社。會。國。而。不。弱。烏。可。得。哉。此。不。得。不。要。求。者。一。也。文。明。國。制。男。女。應。享。平。等。之。權。利。我。國。男。子。續。絃。幾。成。慣。例。從。無。議。其。後。者。獨。女。子。喪。夫。則。相。率。以。守。貞。爲。貴。間。有。因。生。活。窘。困。迫。而。再。醮。則。感。黨。咸。賤。視。之。一。若。人。格。完。全。喪。失。者。違。反。「平。等」。二。字。之。原。理。莫。此。爲。甚。且。多。夫。之。制。各。國。早。有。實。行。某。等。深。明。大。義。縱。不。

談 諧 文 章

同。居。的。那。位。小。說。家。對。於。這。種。妙。舞。清。歌。一。點。兒。好。處。都。領。會。不。到。偶。然。在。窗。縫。中。一。瞧。幾。乎。連。隔。夜。飯。都。嘔。了。出。來。總。算。犧。牲。了。一。夜。高。眠。一。清。早。起。就。奔。到。外。白。渡。橋。公。園。那。裏。吸。收。那。新。鮮。空。氣。去。了。這。番。大。典。籌。備。已。過。總。算。似。鏡。花。水。月。般。的。著。實。榮。華。了。一。時。但是。隔。不。上。兩。三。天。那。位。小。說。家。却。又。在。那。隻。字。紙。籠。中。找。到。了。一。張。廢。紙。正。是。賣。地。產。的。一。張。契。約。底。稿。上。面。註。明。的。地。產。所。在。正。是。寶。山。縣。十。二。圖。騰。字。圩。業。主。季。長。發。（主。人。翁。的。名。字。到。此。也。點。出。了。）輪。算。他。的。日。子。剛。剛。是。開。那。湯。餅。筵。的。前。十。天。不。免。歎。了。一。口。氣。道。何。苦。如。此！



黑暗地獄裏的蠟燭

程瞻廬

黑暗地獄裏的蠟燭

三七

爲越分之求。亦不敢甘自放棄。致貽西國之譏。此不得不要求者二也。「慾」爲七情之一。人所同有一夫一婦。陰陽自必和調。設有偏枯。難保不生異念。桑間濮上之行。童豎知恥。而孀婦每多冒不韙而爲之者。非廉恥盡喪。亦其勢使然也。假令彼等盡得倡隨之樂。則室家靜好。必不致再萌邪妄之思。故欲敦風化。弭奸淫。惟此舉爲最善。此不得不要者三也。綜上三端利害。亦既明晰。然辦理不善。亦足滋擾。故特擬具理由書。恭呈大

陰司最黑暗的所在。便是第十八層地獄。這層地獄的名稱。卻是很漂亮的。喚做非孝地獄。原來陽世提倡非孝主義。風聲所播。幽冥皆知。閻羅大王聽在耳朵裏。便把第十八層地獄的原有名稱廢掉了。改喚做非孝地獄。也好使地獄裏的囚犯沾些「腥聞化」氣息。地獄裏的囚犯。都是古今來實行非孝的逆子。其間最著名的。便是楚穆王商臣。隋煬帝楊廣。生前赫赫。死後卻幽囚在這層地獄裏。幾千年不見天日。這天楚穆王和隋煬帝。都在黑魃魃的地獄裏面。互訴苦衷。楚穆王道。寡人誤聽了潘崇師傅的毒計。逼死父王。貪圖這數千方里的遺產。只道榮華富貴。一輩子享用不盡。誰料長夜漫漫。捱受這無窮苦痛。煬帝歎了一口氣道。朕也爲着一念之誤。貪圖這錦繡江山的遺產。才把先皇害死了。當年龍舟南幸。何等快活。又曾在宮中建築一所瑩苑。黑夜放光如同白晝。萬不料晏駕以後。受這

總。統。仰。祈。鑒。准。立。案。迅。飭。各。屬。尅。期。舉。辦。一。孀。婦。留。養。待。配。所。一。凡。屬。青。年。孀。婦。悉。予。收。容。留。養。並。置。經。紀。人。若。干。人。有。願。向。該。所。求。婚。者。由。經。紀。人。量。材。支。配。作。主。遺。嫁。其。代。價。之。多。寡。則。以。姿。容。之。美。惡。爲。衡。是。項。收。入。除。所。內。開。支。外。並。得。酌。辦。學。校。教。育。以。助。普。及。教。育。之。不。足。一。舉。而。數。善。備。何。樂。不。爲。務。懇。我。大。總。統。鑒。哀。憐。之。隱。惻。宏。胞。與。之。雅。懷。迅。賜。核。准。施。行。實。爲。德。便。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謹。皇。大。總。統。

談 諧 文 章

無窮苦痛朕也不想重見天日但願地獄裏面稍露一星火光免得長夜漫漫伸手不見五個指頭……道言未畢忽聽得守門的鬼卒厲聲吆喝道蠟燭來了蠟燭來了。黑暗地獄裏點起蠟燭宛比是雪中送炭身受其惠的怎不滿懷歡喜煬帝肚裏尋思畢竟是鬼卒勢利聽得朕要一星火光他便把蠟燭送進可見帝王的潛勢力依然存在怪不得民國的官吏紛紛向清廷稱臣磕頭去咧……誰料煬帝的希望卻撲一個空那裏有甚麼蠟燭不過地獄裏面又添入一個囚犯罷了原來鬼卒吆喝的蠟燭不是真個蠟燭卻是渾名蠟燭的張欣生。張欣生朱潮生朱健臣一千人犯自從在陽世執行絞決以後陽世的罪名判決了陰司的罪名卻還沒有判決况且朱健臣臨刑的當兒口口聲聲說要和張欣生到陰間打官司三縷幽魂同歸泉下免

黑暗地獄裏的蠟燭

婦婦改造團全體團員同叩

父子（小小說）

志遠

胡耀祖已六十一歲了。身體倒很強健。別人都說耀祖好福氣。偌大年紀。比少年都要結實。差不多點的還比他不上呢。俗語說得好。無病就是福。真好福氣。只是缺少了幾個錢。耀祖的兒子天賜是在某機關裏當科員的。每月連外快也有百把元的收入。祇有一個妻子。兒子還未週歲。

黑暗地獄裏的蠟燭

四〇

不得有一番紛擾。陽間打官司是三級制。地方廳判決不服。打到高等廳。高等廳判決不服。打到大理院。大理院判決以後。那便完了。陰間打官司是十級制。從一殿打到十殿。要經着十重階級。所以說是十級制。朱健臣素來健訟。死到黃泉。其性不改。一把拖住了張欣生。說蠟燭休走。我和你到一殿。秦廣王那邊打官司去。張欣生拖長了三寸舌頭。一句話都不會說。朱潮生拍着胸脯道。好好要打官司。我也跟着你們去。又唾了張欣生一口。道。蠟燭。蠟燭。我要和你算賬。毒死的是你的老子。不是我的老子。怎麼處絞的當兒。你只推受三絞。我卻推受了六絞。張欣生待要回答。只恨這個舌頭縮不進去。依舊一句話都不會說。這三個死鬼。扭扭扯扯。徑向第一殿去告狀。惹得陰司裏的許多閑神野鬼。沒老沒少。沒村沒俏。都紛紛來瞧熱鬧。原來陰司的習慣。和陽間大同小異。陽世的空閑人都喜歡瞧罪犯處。

呢。耀祖既有這樣兒子。那麼爲什麼會缺錢呢。

一天耀祖問天賜拿五塊錢。天賜道。那裏來的錢。停兩日再看。耀祖祇得不響。一會天賜却帶了妻子逛大世界去了。耀祖不覺長嘆了一聲。唉……

過了三天。天賜還沒有錢拿出來。耀祖等不及了。只得再向天賜開口。天賜從袋內摸出三塊錢來。交給耀祖道。祇有三塊。寫張收條給我。好記……耀祖呆了一呆。提筆寫道。今收到

父子

決陰司的空閑。鬼都喜歡。瞧新鬼歸陰。況且張欣生這案件鬧得太大了。不但陽世的人。眼巴巴盼他們早日處決。便是陰司的鬼。也都眼巴巴盼他們早日歸陰。自從去年十二月十九日。這一千人犯在吳縣第三分監的刑場上。執行絞斃。那時刑場上。瞧熱鬧的人都紛紛散去。可是陰司裏。瞧熱鬧的鬼。卻又擁擠不開。從鬼門關起。直到森羅殿前。鬼頭擠擠。砌就了兩垛。鬼打牆。造成了一條鬼弄堂。真個是鬼山鬼海。說不盡的熱鬧。

張欣生。朱潮生。朱健臣。厮扯厮扭。走進了鬼門關。便由守關的鬼官。派着兩名鬼卒。手執着狼牙棒。押着他們行走。禁止在路上。扭扭扯扯。要是不依。便把狼牙棒。沒頭沒臉的打來。三個怎敢違拗。只好跟着鬼卒。直向森羅殿前去。報到。一路經過的。所在兩旁。空閑鬼都在那裏。舒頭探腦的窺望。一時鬼語紛紛。七張八嘴。都把這事來議論。

大洋三元。耀祖。并蓋上了一個印。這事落在冷眼人眼裏。不覺嘆道。唉……父子……養兒防老。

滑稽新常識 四則文 煜

△蟲入腹

飲水不慎。誤吞水蛭。爲害最烈。急速取刀。將腹剖開。取出此蛭。然後以線縫合。則無礙矣。

△手背疔

手背生疔。痛癢難忍。人每求醫診治。

鬼。婆。婆。道。人。心。肉。做。張。欣。生。的。一。顆。心。只。怕。是。鐵。做。的。了。瞧。不。出。這。鴉。片。煙。鬼。下。得。這。般。辣。手。小。鬼。鴉。頭。道。三。個。新。鬼。裏。面。只。有。張。欣。生。的。面。容。可。怕。這。三。寸。長。的。舌。頭。擦。在。嘴。外。奴。奴。見。了。幾。乎。要。嚇。個。半。死。打。扯。鬼。笑。道。小。妹。妹。虧。你。說。出。這。句。話。我。們。做。了。鬼。完。全。是。死。了。怎。說。嚇。個。半。死。白。日。鬼。說。道。看。來。這。個。張。欣。生。敢。怕。犯。了。饑。癆。病。不。但。舌。頭。擦。在。嘴。兒。外。并。且。舌。頭。上。面。有。一。滴。一。滴。的。唾。涎。淌。將。下。來。他。端。的。想。吃。甚。麼。東。西。餓。煞。鬼。接。嘴。道。他。不。想。甚。麼。他。只。想。這。十。多。萬。的。遺。產。早。早。到。手。因。此。死。到。黃。泉。舌。頭。上。的。饑。涎。依。舊。淌。個。不。住。陰。司。秀。才。起。着。兩。個。指。頭。在。鼻。尖。上。摩。擦。一。下。冷。冷。的。說。道。可。見。這。個。遺。產。制。正。所。謂。誤。盡。天。下。蒼。生。者。也。張。駕。雲。倘。無。此。十。多。萬。財。產。何。至。死。於。非。命。張。欣。生。倘。不。貪。圖。此。十。多。萬。財。產。亦。何。至。死。於。非。命。現。在。死。到。黃。泉。依。然。垂。其。舌。而。挂。其。液。此。可。爲。天。下。之。希。圖。遺。產。者。

殊不知自治亦易。取切菜刀。將疔斬。訖。以鹽灑其上。則痛癢頓失。可不藥而愈。再此疾多生於勞動家之手。小。說家終日筆不停揮。最易生長。祈慎之。

△偷錢妙法

如見他人資財豐富。不能據爲己有。若思入其室偷之。須學催眠術。卽極易達到目的。蓋入室偷錢。不幸遇獲。卽施其術。彼等目瞪口呆。而我可以安然出險。若施此術於銀行。尤爲得利。

滑稽新常識

戒矣……陰司秀才咬文嚼字的當兒。但聽得一疊聲的鬼語啾啾。道。快到森羅殿前聽閻羅大王發落這樁案件。

朱健臣滿意要和張欣生打陰間官司。到了陰間。央託鬼卒替他覓一個辯護律師。鬼卒怎肯答應。朱健臣再三哀求。千冤枉萬冤枉的。央告不迭。鬼卒道。也罷。橫監這裏過去。有一家陰間律師事務所。是我們必由之路。你自去託他辯護。只是不許逗遛。朱健臣諾諾答應。約莫走了半里路。果然到了事務所的門首。上面挂着一塊陰間大律師事務所的牌子。朱健臣直向裏面便跑。要去找尋律師的書記講話。但見裏面停着一具棺材。棺材上面寫着「書記室」三個字。原來這位書記先生閑着無事。只在棺材裏面酣睡。朱健臣拍着棺材。喚道。書記先生。快請起來講話。道言未了。驀地裏棺材裏面伸出一隻手來。手掌裏寫着一行字。道。先付冥鏹十萬元。再請講話。朱健

△小說易作

閒閱小說。不禁技癢。亦思自作一篇。於是提筆接紙。搜索枯腸。無奈冥想半日。字將軍不肯出馬。真是急煞。今有一法。將各小說家所作之長短篇彙集一處。用火燒之。以餘灰置杯中。和黑墨水飲之。則下筆成文。不須埋頭苦索矣。

梅花鼓王張金喜小傳

湯慕真

臣嚇得呆了。伸手在衣袋裏一摸。一個小錢都不曾帶來。只得含淚央告道。書記先生。請你通融。則個先把這事辦妥了。待到舍間匯款前來。再行如數繳納。那書記也不答話。直搬搬的從棺材裏。豎將起來。向朱健臣瞧了一瞧。重又睡下一副死人面孔。推額弗動。朱健臣知道沒望了。沒奈何縮了出來。仍由鬼卒押着一起上道。約莫又行了半里路。忽聽得一片啾啾的鬼叫道。看啊看啊。這一壁張欣生到案。那一壁張駕雲遊街來了……冤家路窄。觀面相逢。張欣生心腸險毒。聽得老子要和他會面。他不得從險毒心腸裏面透出一絲天良。只是低着頭兒。不敢向前。張望朱潮生和朱健臣。也是別轉了頭。怕和張駕雲覲面。說時遲。那時快。驀然間一棒鑼聲。有三四名鬼卒。擁着張駕雲迎面過來。那押解張欣生一千人犯的鬼卒。早停住了脚。吶喝着三個罪犯。跪倒街心。靜聽張駕雲現身說法。原

鼓王姓張氏。直隸曲周縣人也。門第簪纓。詩書世澤。歷傳而家中落。至其父清貴。先業商。繼以不善居奇。改習他業。迄未成名。轉徙遨遊。由豫而魯。雖席不暇暖。而鼓王姊妹已次第誕生。鼓王弱歲聰明。高出儕輩。瞻依膝下。得父母歡心焉。魯地梅花大鼓盛行。乃降而從事焉。業精於勤。加以天縱。一二年後。卓卓有聲。因挾藝以博甘旨。所至皆萬人爭仰。比來漢口。先後奏技于老圃及新市場。聞其歌者。咸欽爲陽春白雪。尊崇一致。詢謀僉

梅花鼓王小傳

來。駕雲身死以後。閻王惱他生前吝嗇過甚。養子不教。積了偌大財產。鬧出逆倫重案。因此派着幾名鬼卒。押着駕雲。徧遊黃泉路上。常常現身說法。喚醒一般癡迷。這天。事值湊巧。和兒子狹路相逢。駕雲見兒子。跪倒街心。惡狠狠的罵道。逆子。逆子。你也有絕命的日子麼。我的財產。遲早終要歸你的掌握。你卻迫不及待。聽信奸人的毒計。把我用藥毒死。你今日身到黃泉。有何面目和我相見。欣生只是垂着頭。拖着舌。和炎天的狗兒一般。只是不敢發聲。駕雲又惡狠狠的瞧了潮生。健臣。幾眼。喃喃罵道。你兩個狼心狗肺的賊子。我張駕雲與你們何怨。何仇。卻攬掇我的逆子。把我謀死。潮生。健臣。依然別轉了頭。不敢和駕雲聲辯。那押解駕雲的鬼卒。催促駕雲道。你今日當着衆鬼。合該唱幾句醒世歌曲。使大家快醒迷夢罷。駕雲也不推辭。先從衣袋裏摸出幾個煙泡。把來過了癮。又到旁邊孟婆亭裏。向孟

黑暗地獄裏的蠟燭

贈梅花鼓王張金玉詩并序

同特晉以梅花鼓王之號焉。當夫鼓政之暇。則事親訓弟。習字觀書。孝行賢名。昭昭如麗天之日月。凡時俗鼓娘浮靡之習。皆力戒而不屑效之。若鼓王者。可以風矣。弱妹金紅。得乃姊緒餘。亦能一曲當場。博人贊美云。

附張飛鴻題詩

玉立亭亭雪兩枝。陽春曲唱小春時。神清欲與梅花比。向恐梅花愧逸枝。

贈漢口

新市場梅花鼓
王張金玉詩并

序

黑暗地獄裏的蠟燭

婆娘。娘討了一杯茶湯。潤潤喉嚨。然後使出老貓般的嗓子。向着大眾唱道。

鬼友們。鬼友們。有隻歌兒。唱給你們大眾聽。

世間何物最害人。惟有遺產害煞人。遺產制度不推倒。家庭處處皆荆棘。遺產制度不推倒。骨肉宛比陌路人。遺產制度不推倒。弟兄宛比越與秦。遺產制度不推倒。滔天大禍起逆倫。

逆倫案。張欣生主謀的。朱潮生助兇的。朱健臣造就逆倫原動力。卻是生性糊塗的張駕雲。

該死的張駕雲。倒運的張駕雲。自己罵一聲自己恨一聲。我何苦的。把那銖積寸累的十萬金。丟掉了一條老命。出盡了四方醜名。慢藏誨盜。不該應一頓燕窩粥。痛斷肚腸。根毒死我的。不是逆子。張欣生不是賭棍。朱潮生不是惡醫。朱健臣毒死我的。卻是銖積。

楊雲友

女士與金喜女士姊妹花也不獨以梅花大鼓得名兼嫻詞翰所作小簡尤斐然可觀於曲調中最好爲慷慨激昂聲直有拔劍斫地擊碎唾壺之概古句云清緊如敲玉深圓似轉簧又云一聲清唱穿雲去豪歌擊鼓送寒來不啻爲女士詠也與乃姊各擅其長各臻其妙離之則獨絕合之則雙美不能有所軒輊於其間至其守身如玉有大家風誠所謂端莊合流麗剛健

贈梅花鼓王張金玉詩并序

寸累的十萬金

我做人時候很糊塗做鬼時候卻清明早知今日遭橫禍懊悔當初白費心只道家財十萬貫傳子又傳孫一代一代又一代永遠是個富家門誰料兒子不爭氣催促老子命歸陰我倘把這十萬金修了道路千萬行人感我恩我倘把這十萬金助了學校八百孤寒見我情我倘把這十萬金栽培兒子延聘先生誘以學問輔以端人那麼欣生雖無良斷然不會起這虎狼心我偏偏脂油蒙着心竅頭腦亂着神經定要把這整千整萬的金銀原封不動的傳授兒孫卻斷送了這一條老命這便是遺產制度害死了我張鶴雲

鬼友們鬼友們你們轉世投胎重做了人快快推倒遺產制度造就美滿家庭爲父的弗效張鶴雲爲子的弗效張欣生人人能獨

黑暗地獄裏的蠟燭

贈梅花鼓王張金玉詩并序

含。婀。娜。者。且。其。姊。妹。事。母。均。以。孝。
稱。則。高。出。於。流。俗。者。何。啻。倍。蓰。又。
安。可。以。尋。常。女。子。目。之。耶。為。賦。四。
絕。以。紀。其。實。

芳。名。獨。步。漢。江。春。聲。貌。由。來。固。絕。倫。
風。度。端。凝。休。漫。擬。嬌。羞。不。合。並。常。人。
繁。絃。急。鼓。響。當。場。一。曲。豪。歌。繞。畫。梁。
頓。挫。抑。揚。齊。入。妙。如。斯。絕。技。合。稱。王。
雅。淡。輕。裝。恰。入。時。珠。喉。一。串。比。牟。尼。
更。看。如。繪。如。生。處。不。是。知。音。人。不。知。
娉。婷。猶。是。女。兒。身。共。叙。天。倫。樂。事。真。
且。喜。閑。時。弄。柔。翰。書。成。初。學。衛。夫。人。

黑暗地獄裏的蠟燭

四八

立。人。人。能。自。尊。赤。手。成。家。才。是。好。倚。仗。遺。產。便。非。人。可。知。金。錢。底。
下。不。出。孝。子。順。孫。請。看。古。來。大。孝。閔。子。與。曾。參。沒。有。一。個。生。長。富。
家。門。鬼。友。們。鬼。友。們。莫。把。偌。大。家。私。種。惡。根。

張。駕。雲。唱。完。了。這。隻。長。歌。仍。由。鬼。卒。押。着。另。向。別。處。遊。街。去。了。一。般。
空。閑。鬼。聽。了。個。個。感。歎。不。絕。再。說。張。欣。生。一。千。人。犯。被。鬼。卒。押。着。行。
走。沒。多。耽。擱。早。上。了。森。羅。寶。殿。朱。健。臣。見。了。閻。王。一。疊。聲。喚。起。冤。枉。
閻。王。吩。咐。鬼。卒。把。朱。健。臣。押。到。孽。鏡。臺。前。照。這。一。照。畢。竟。冤。枉。不。冤。
枉。自。會。知。曉。朱。健。臣。到。了。臺。前。在。孽。鏡。中。照。見。自。己。的。狼。心。狗。肺。憑。
他。怎。樣。健。訟。到。此。無。從。翻。供。只。索。匍。匐。階。下。叩。頭。服。罪。閻。王。下。了。判。
語。着。將。朱。健。臣。押。入。十。六。層。地。獄。朱。潮。生。押。入。十。七。層。地。獄。張。欣。生。
押。入。十。八。層。地。獄。鬼。卒。把。張。欣。生。推。入。十。八。層。地。獄。的。當。兒。喚。一。聲。
蠟。燭。來。了。倒。惹。那。黑。暗。地。獄。裏。的。隋。煬。帝。白。費。了。一。場。歡。喜。

短篇
寓言
漏舟險

漱石

嘩喇喇！嘩喇喇！又是一個嘩喇喇！這是什麼聲音。難道有什麼唱戲的人在那裏唱珠簾寒麼。不對。不對。唱戲乃是一件開懷的事情。在這一片汪洋大海裏頭那裏還有人陶情作樂。原來是波心裏有隻大舟。因為平空起了幾陣惡風。吹得舟身顛簸。第一聲嘩喇喇把舟上的篷刮碎。第二聲嘩喇喇船桅斷了。半截第三

漏舟險



洪姥姥的洪運

吳雙熱

這個姥姥人家有時趕著他叫洪太婆。但是作者很不願意做他的重孫子。是以通篇只稱呼他一聲洪姥姥。洪姥姥本來是個貧婆子。他自從把女兒秀鳳嫁給甚麼王師長做了如夫人以後。他的日常用度。頓時活動起來。正是今朝昨日大不相同。穿的也體面了。吃的也考究了。有人背地裏說他道。連帶家裏蓄的一個老貓也廝靠著。鳳姑娘的賣身錢。惡運轉了好運。從前是冷飯殘羹。餓一頓飽半頓。貓餓得急了。便是一夥鼠輩的晦氣。被他日夜搜捕。生吞活嚥。可是洪太婆那時家計。委實出骨精窮。炊愁無米。那有鼠糧。所以連些鼠輩都窮餓得骨瘦如柴。餓貓喫著瘦鼠。怕也沒甚滋味兒。如今好了。

洪姥姥的洪運

四九

漏舟險

聲。嘩。喇。喇。四。面。的。艙。門。都。要。破。了。船。底。下。更。有。了。好。幾。處。漏。洞。若。不。抵。塞。住。他。便。要。淹。進。水。去。嚇。得。滿。船。的。人。大。半。從。夢。中。驚。醒。多。說。這。一。條。公。司。船。幸。虧。身。骨。甚。好。所。以。還。耐。得。住。這。般。風。浪。沒。有。沈。沒。但。是。一。陣。一。陣。的。再。不。肯。住。那。就。危。險。到。十。二。分。了。在。着。這。個。當。兒。有。幾。個。頭。腦。清。醒。的。人。多。去。向。船。主。說。話。道。你。這。一。個。船。主。是。公。司。裏。人。公。舉。你。做。的。海。洋。中。起。了。風。浪。雖。然。說。是。天。意。但。你。既。然。做。了。船。主。應。該。去。責。承。老。大。和。船。夥。

洪姥姥的洪運

五〇

洪。姥。姥。一。人。有。福。端。的。牽。帶。滿。屋。便。宜。這。個。老。貓。每。飯。無。有。不。飽。每。食。不。患。無。魚。你。瞧。老。貓。尚。且。如。此。太。婆。可。想。而。知。他。一。把。窮。骨。頭。一。旦。翻。身。來。居。然。春。風。滿。面。紫。氣。騰。騰。十。分。氣。概。二。十。分。精。神。一。百。二。十。分。高。興。家。看。吃。得。膩。煩。時。去。到。中。西。菜。館。子。裏。嘗。嘗。新。變。變。胃。口。家。居。覺。得。沉。悶。時。招。集。左。鄰。右。舍。婆。婆。媽。媽。閉。閉。牌。談。談。天。有。時。還。要。做。個。東。道。主。人。相。約。幾。個。知。己。女。朋。友。逛。逛。勝。似。大。觀。園。的。游。戲。場。賞。鑑。賞。鑑。平。時。夢。想。不。到。的。戲。院。子。好。不。逍。遙。快。樂。好。不。五。富。六。足。好。像。他。那。秀。鳳。女。兒。賣。身。錢。一。輩。子。也。花。不。了。似。的。又。好。像。他。的。女。兒。嫁。給。王。師。長。王。師。長。倒。賠。了。他。一。個。聚。寶。盆。似。的。婆。婆。媽。媽。眼。孔。小。沒。一。個。不。豔。羨。殺。洪。姥。姥。說。他。肚。皮。掙。氣。養。得。一。個。好。女。兒。別。家。女。兒。是。賠。錢。貨。他。家。女。兒。是。搖。錢。樹。若。是。這。樣。好。買。賣。的。女。兒。便。養。一。百。個。也。不。嫌。多。只。嫌。少。惟。有。對。門。張。奶。奶。眼。高。披。

們。大。家。設。法。把。這。條。船。收。進。口。子。纔。
好。否。則。豈。不。把。全。船。中。的。貨。物。和。各。
人。的。性。命。一。齊。都。拋。入。海。洋。裏。去。你。
怎。樣。交。代。得。過。舉。你。做。船。主。的。人。呢。
船。主。聽。得。此。話。不。錯。急。忙。與。老。大。和。
衆。船。夥。商。議。趕。緊。收。口。一。個。老。大。說。
道。這。樣。的。北。風。很。緊。雖。然。船。上。有。些。
風。浪。我。們。正。當。迎。着。這。樣。好。風。儘。力。
開。駛。包。管。有。平。安。的。時。候。怕。他。什。麼。
又。有。一。個。老。大。却。滿。心。盼。着。北。風。轉。
南。想。等。南。風。一。起。把。這。條。船。向。南。開。
去。故。也。決。計。不。肯。收。口。其。餘。各。船。夥。

漏 舟 險

一。披。嘴。道。莫。希。罕。罷。銀。子。是。要。身。分。來。載。的。若。是。靠。著。女。兒。賺。錢。這。
個。不。如。爽。爽。利。利。做。老。鴇。張。奶。奶。說。著。伸。手。把。個。小。指。頭。一。翹。道。鳳。
姑。娘。好。殺。也。不。過。一。個。姨。太。太。小。字。當。頭。便。一。世。不。出。頭。老。洪。希。罕。
殺。也。認。不。得。這。門。親。從。來。只。有。小。老。婆。窩。家。沒。有。小。老。婆。親。家。老。洪。
他。如。今。雖。然。有。錢。身。分。却。是。貶。了。他。的。女。兒。若。然。做。了。人。家。正。室。夫。
人。老。洪。窮。殺。也。做。得。一。個。親。家。太。太。（著。者。按。大。凡。做。妾。的。便。好。像。
是。個。絕。賣。的。婢。女。例。不。和。妾。的。母。家。通。往。來。認。親。戚。所。以。張。奶。奶。說。
從。來。沒。有。小。老。婆。親。家。而。小。老。婆。往。往。不。忘。其。母。悄。地。裏。五。鬼。搬。運。
藏。富。於。母。家。所。以。張。奶。奶。說。從。來。只。有。小。老。婆。窩。家。）然。而。張。奶。奶。
雖。然。如。此。說。那。知。洪。姥。姥。偏。生。時。來。運。來。既。得。做。小。老。婆。窩。家。又。得。
做。小。老。婆。親。家。銀。子。也。有。身。分。也。有。
洪。秀。鳳。嫁。給。王。師。長。隔。不。多。時。王。師。長。洪。運。當。頭。升。官。大。吉。調。升。到。

洪姥姥的洪運

等。也。有。巴。着。北。風。好。的。也。有。巴。着。南。風。好。的。大。家。爭。鬧。起。來。意。氣。很。是。利。害。船。主。本。來。是。個。好。人。弄。得。一。些。沒。有。法。想。

此。時。忽。來。了。好。幾。條。外。幫。船。傍。着。這。號。大。船。伸。頭。探。腦。的。張。望。一。個。不。住。那。班。先。前。和。船。主。講。話。的。人。又。對。船。主。說。道。你。不。瞧。瞧。外。幫。船。上。的。那。些。人。麼。見。我。們。大。舟。吃。了。風。浪。收。不。得。口。大。家。多。在。那。裏。探。望。却。又。分。明。是。處。於。旁。觀。地。位。不。是。來。援。救。的。既。然。不。來。援。救。偏。肯。這。樣。用。心。那。是。什。麼。

北。京。一。個。軍。事。機。關。裏。邊。去。王。師。長。這。一。喜。非。同。小。可。擁。抱。著。秀。鳳。誇。獎。道。我。好。久。盼。不。到。升。遷。如。今。只。爲。你。彩。鳳。來。儀。一。門。祥。瑞。忽。然。得。著。這。個。優。差。阿。鳳。你。真。是。旺。夫。門。的。一。顆。福。星。呢。如。今。且。各。整。理。行。裝。早。晚。帶。著。你。這。一。顆。福。星。走。馬。上。任。去。也。秀。鳳。卻。在。肚。裏。思。量。道。我。若。去。了。可。是。我。的。媽。又。要。倒。運。了。媽。單。靠。著。我。的。身。價。銀。子。是。有。限。的。這。全。靠。著。三。日。兩。頭。有。些。暗。水。流。通。不。時。的。點。綴。點。綴。我。若。去。了。媽。便。是。來。源。斷。絕。這。個。須。得。說。通。了。他。（指。王。師。長）若。得。帶。著。我。媽。一。塊。兒。北。上。這。纔。好。了。主。意。既。然。打。定。當。夜。便。在。師。長。面。前。撒。嬌。撒。癡。說。了。一。番。可。是。秀。鳳。正。在。王。師。長。的。寵。頭。上。剪。直。不。記。得。秀。鳳。是。個。小。老。婆。剪。直。不。記。得。小。老。婆。的。媽。照。例。算。不。得。甚。麼。丈。母。並。且。王。師。長。剪。直。不。記。得。秀。鳳。上。頭。好。端。端。尚。有。一。位。正。室。夫。人。剪。直。不。記。得。正。室。夫。人。也。有。一。個。年。老。無。依。靠。的。親。媽。秀。鳳。說。一。句。他。聽。

意思莫要冷眼裏瞧着我們的船。究竟翻與不翻暗中另有計畫。那就不得了。船主聽了大驚。又去勸告老大和各船夥。叫他們不要兩風北風的再鬧罷。還是收住了口。再說誰知老大和各船夥依舊不聽他話。不好了：不好了：各船夥不知爲了什麼。又在那裏打起來了。船主急忙和老大前去調查。原來那班船夥各人管着一個艙位。此刻因見風浪大作。俱看着艙位裏那些財物。意欲據爲己有。你爭我奪的鬧到個不

漏舟險

一句結果。却是俯如所請。秀鳳不勝之喜。連夜矯著王師長命令。點派一個小兵。前往通知他媽。一聲他媽。洪姥姥驀地聽得師長老爺手下兵丁一聲請先是一喜。接著却是一驚。左鄰右舍婆婆媽媽好事。不過看見八太爺打從洪姥姥的家裏走出來。便一齊過去問洪姥姥的信。洪姥姥笑得嘴都合不攏來。他並不提起女兒。只說王師長那邊請我一同到北京去呢。婆婆媽媽們便七張八嘴議論道。我看這一請委實有點蹊蹺。莫非你的女兒壞了事。師長所以連夜請你過去。怕只怕請字底下再有一個問字。一個道。凡是帶兵的最難。纏光面毛面。要變就變。便算他真心好意。照顧你。帶你到北京去。一旦翻過眼皮來。他也會得攆你走路。你不怕攆你。只管去有的打著頑話。哄他道。洪媽媽。你若去時。我很替你躊躇。你好像是王師長的丈母。然而王師長拜你呢。你拜王師長呢。兩下的見面禮。該怎麼行。

洪姥姥的洪運

得。開。交。船。主。要。想。曉。諭。他。們。那。裏。有。這。能。力。老。大。也。喝。止。不。住。這。條。船。自。然。在。風。浪。裏。愈。加。險。惡。全。不。想。萬。一。把。船。身。翻。了。轉。來。非。但。東。西。拿。不。到。手。并。且。一。個。個。同。歸。於。盡。真。是。何。苦。這。樣。窮。凶。極。惡。

後。來。又。鬧。出。一。個。大。亂。子。因。爲。船。主。和。船。老。大。要。責。承。船。夥。們。大。家。抵。禦。住。了。風。浪。然。後。再。議。怎。樣。收。口。船。夥。忽。然。皆。要。索。取。辛。工。說。辛。工。倘。然。沒。有。不。能。辦。事。急。得。船。主。和。船。老。大。彼。此。面。面。相。覷。船。老。大。見。旁。邊。的。許。多。

呢。你。該。叫。他。一。聲。甚。麼。呢。可。憐。洪。姥。姥。聽。得。這。些。七。張。八。嘴。的。議。論。心。裏。有。些。賊。忒。忒。地。沒。了。主。意。落。後。睡。在。牀。上。盤。算。了。一。夜。方。才。打。定。一。個。主。意。道。管。他。北。京。南。京。我。決。計。不。要。去。罷。但。是。他。那。女。兒。秀。鳳。姑。娘。眼。巴。巴。盼。了。他。一。日。連。個。影。子。也。沒。喚。進。昨。夜。點。派。的。小。兵。問。話。道。你。昨。夜。眼。見。過。我。家。太。太。的。面。嗎。小。兵。道。我。只。見。個。好。像。有。一。點。兒。像。太。太。模。樣。的。他。自。己。說。是。姓。洪。秀。鳳。又。問。他。道。我。家。太。太。不。是。好。端。端。沒。甚。病。痛。嗎。小。兵。道。不。見。得。好。端。端。罷。面。上。好。像。很。有。一。點。病。容。秀。鳳。埋。怨。這。個。小。兵。傳。話。不。會。說。個。道。地。便。在。師。長。面。前。說。了。一。聲。師。長。便。把。這。個。小。兵。叫。到。面。前。怒。彪。彪。分。付。道。不。幹。事。的。滾。蛋。偏。要。你。再。往。洪。太。太。那。里。走。一。遭。洪。太。太。究。竟。病。不。病。來。不。來。快。給。我。問。個。明。白。了。來。這。個。小。兵。一。連。答。應。幾。個。是。字。慌。忙。趕。往。不。大。像。樣。的。洪。府。上。氣。急。敗。壞。的。對。洪。姥。姥。說。我。們。的。師。長。怒。彪。彪。好。

外幫船景象甚是富足。暗想何不把
船裏的貨物向他們抵借些錢。以便
濟急。雖然必要出些重利。但也顧不
得他。況且借成了自己是個中人。尙
有一分中金可取。真個是何樂不爲。
唉。滿舟遇到這樣風浪不息。已是險
到一個極點。怎麼船老大人。心不足。
還在那裏爭着南風北風。衆船夥更
在那裏覬覦艙位裏的財物。并拚命
索取辛工。老大因爲沒錢應付。要向
外幫船去借債。自己更要貪圖中費。
照着這樣大勢。不知這條船將來究

漏舟險

不怕人。他叫我來問你。究竟病不病。來不來。定要問個明白。洪姥
姥聽了肚裏道聲不妙。我那師長女婿老爺。若是真心好意。請我去
自該好端端的說聲請他爲甚。麼怒彪彪着人。傳話這個果然請字
底下露出一個問字。來了。洪姥姥眉頭一皺。雙手捧心。裝做心痛。難
挨似的顫聲說道。我我我委實害害害。這個病來不得。哩。小兵道
哦。你是害病。你是不去了。說著。小兵自去了。洪姥姥兀自提心吊膽。
真個有些不自在起來。
隔不多時。忽聽得大門外面好像號筒響。洪姥姥的心。勃的一跳。一
眨眼。瞥見一個伶俐丫鬟。捧進一個花園錦簇。光彩煥發的美人來。
幾乎不認得。便是他的女兒阿鳳。但只見丫鬟手裏分明提著一個
皮靴。秀鳳一聲媽。他只在今天。便要帶著家眷上北京去。我特地趕
過來。看一看媽。媽不去便不去。往後你高興去。再去罷。他媽一手接

洪姥姥的洪運

竟。怎。樣。收。得。住。口。一。船。中。人。的。性。命。
和。許。多。財。物。怎。樣。保。得。全。咧。唉……
好。險……好。險……真。正。好。險……

紅園誌

逸梅

紅園名勝。馳譽騷壇。一山一石。佈
置得宜。故往游者。咸嘖嘖稱道。弗
置。余承老友施子濟羣。招游數次。
爰記一二。以留紀念。

鳥 獨鶴 夢鷗
獸 飯牛 丹麟 老驥

了。丫。鬟。手。裏。皮。靴。那。時。鄰。舍。幾。位。好。事。的。婆。婆。媽。媽。們。又。早。過。來。看。
阿。鳳。說。短。長。阿。鳳。便。在。他。娘。手。裏。丫。鬟。面。前。開。了。皮。靴。看。時。顛。來。倒。
去。却。只。兩。色。紙。包。兒。捧。出。來。往。洪。姥。姥。眼。前。獻。了。一。獻。道。一。包。是。角。
黍。糖。一。包。是。雲。片。糕。這。都。是。你。愛。吃。的。留。著。慢。慢。吃。罷。口。頭。甜。到。心。
頭。(句)媽。(句)我。替。你。送。到。房。裏。去。罷。我。順。便。就。更。一。更。衣。(句)媽。
(句)洪。姥。姥。一。見。皮。包。裏。面。只。這。兩。個。紙。包。不。由。的。楞。著。雙。眼。納。罕。
有。氣。沒。力。權。跟。阿。鳳。進。房。阿。鳳。並。不。更。衣。趕。快。湊。著。他。娘。的。耳。廓。子。
低。低。說。得。一。兩。句。洪。姥。姥。這。才。笑。逐。顏。開。不。勝。之。喜。阿。鳳。再。要。說。甚。
麼。時。那。個。伶。俐。了。鬟。一。路。悄。步。而。來。可。是。阿。鳳。早。已。出。房。並。不。會。漏。
洩。一。些。破。綻。原。來。這。個。丫。鬟。却。是。王。師。長。正。室。夫。人。所。派。的。監。起。居。
注。無。奈。秀。鳳。的。伶。俐。更。在。這。個。丫。頭。之。上。他。這。回。和。他。的。娘。洪。姥。姥。
見。面。表。面。上。真。是。兩。袖。清。風。一。塵。不。染。左。右。不。過。食。物。兩。包。閒。話。數。

花	芙孫	蘭菴	病梅	逸梅
草木	楓隱	碧梧	賊菌	嘯梧
魚	鱗鱗	瘦蝶		
蟲	小蝶			
山	靜山			
水	潁川秋水			
橋	烟橋			
畫	澹畫	定畫		
齋	求幸福齋			
廬	瞻廬			
軒	惺軒			
石	漱石			

紅園誌

句秀鳳便又坐著汽車去了。洪姥姥不免臨門而送。母女兩口叮嚀幾聲。珍重一個安心而行。一個安心而住。那時瞧熱鬧的左右高鄰也慢慢的散去。洪姥姥把門關了。慌忙來到自己臥房裏。取過阿鳳送他的兩個糖食紙包來。解開紙包。點一點花花綠綠。可不是的雲片糕裏。果然一疊一疊都是雲片糕。便是角黍糖裏也一疊一疊夾著雲片糕。洪姥姥一面吃雲片糕。一面整理雲片糕。在臥牀底下捧出一個小巾箱來。盡把一疊疊雲片糕。安放在巾箱裏。套上鎖鎖了。仍把巾箱放在床底下。忽然以為放的不大安穩。重又捧起巾箱來。揭開枕頭底下褥子。把巾箱安放了。把褥子蓋著。把枕頭臥著。看一看太高。想一想也不妥帖。只得又把巾箱翻出來。撥個凳子墊了脚。把巾箱往牀頭上面擱。可是子細想一想。不是一個安穩所在。慌忙取下來。另外揭開一個衣箱。把條破絮褲子抖開來。把個巾箱直往

度詞

書 玉書

用具 劍鳴 禹鐘

顏色 朱子佳 趙赤羽 黛紅

阿紅 黃季章 程小青

別號索隱

古葉

蘇州星報上刊了一篇別號說趣。

很是有味。不覺引起我心中要說的話。於是我便要作別號索隱。雖然索隱行怪。聖人勿取。我想這等索隱也無傷大雅的。倘然說得錯

洪姥姥的洪運

五八

褲子檔裏塞安放在衣箱的底層上面。再把一件一件紀念破衣堆積得高高的。似乎這一來覺得稍為妥當些。於是隨手蓋上衣箱加上鐵鎖。把所有鑰匙一古腦兒繩穿索縛得難解難分。然後牢扣在貼身褲子帶兒上面。洪姥姥心是定了。但是這好半晌害在雲片糕身上。累出一身汗來。比及洪姥姥汗已乾時。他那女兒阿鳳早已跟著王師長上路到北京去了。但是王師長的正式夫人。在王師長雖然很不願意帶他上任。他偏偏也要厮跟著王師長。沒法拒絕。他只得由他。

閱者諸君須理會得。大凡窮人暴富。正是毛骨輕鬆。一定稱心適意的。隨手揮霍。一定不記得從前的困苦艱難。所以暴富的決不會做守錢虜。不看別的。且看洪姥姥。他自從孝順女兒。照顧孝敬了他許多。異乎尋常的雲片糕兒。以後他對於一切用度。益發手鬆吃的穿。

了。還請指教。

許指嚴的別號很多。人家大半也知道。但是『子年』兩個字知道的也很少。去年新聞報快活林上集錦小說中有署名子年的著作。便是他原來。他本名子年後改指嚴的。

周瘦鵑別署紫羅蘭庵。他對於紫羅蘭有很熱烈的感情。人家說他『蘭』的一字中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數年前遊戲雜誌上有篇哀情小說叫做『情彈』就是做的他自己不知道對不對。

別號索隱

的。頑的要怎麼便是怎麼。最倒霉的是大的衣箱。小的巾箱。破的褲子。疊的雲片糕。每天出沒。隱現不得。安靜如是。麻煩了一年多。直弄得雲片糕的同伴飄零。大有寥落晨星光景。洪姥姥最後在大衣箱底。袴子襠裏。巾箱中間。左掏右摸。方纔猛吃一驚。雲片糕。雲片糕。只剩得十多片了。只這十多片雲片糕。却救得洪姥姥一條性命。原來洪姥姥一年來。忒舒服了。忒安逸了。穿得忒暖了。吃得忒肥了。顛倒害出一場病來。病這個東西。却是看事行事。無可無不可的病。生在窮人身上。便胡亂吃些藥草。藥渣就好了。病生在大富人。或是暴富的身上。非是人參鹿茸。珠粉肉桂。吃煞也不見得好。洪姥姥初時窮。偏偏難得生病。便有時生病。並不見得有延醫服藥的必要。便有時吃藥。吃一兩碗有些苦的湯頭。便沒事了。洪姥姥如今連骨頭都富了。一病便覺得利害。便以為非延醫服藥不可。服藥非補一補不可。

洪姥姥的洪運

嚴獨鶴的著作上都署獨鶴的名。但是他還有一個別號叫「知我」。新聞報時評上常有署名知我的便是。他這是人家不大知道的。

范煙橋的取名就在（回首烟波第五橋）一句詩上。有時他署名西灶。或喬木。便是烟橋兩字的化名。還有一個別名叫「幻情」見得很少。趙茗狂別名憶鳳。吳綺緣別名憶紅。鳳和紅要他們憶什麼。想其中倒也有一段情史哩。

俞隔雲別署花佛樓主。又號悟我軒。

補一補。非貴重藥品。不可。其實他這一場病。要是還在窮的時候。生了。祇不過吃一兩碗有些苦的湯頭也夠了。如今却是不行。他的藥錢。足足花了幾十塊錢。那病纔和洪姥姥脫離關係。若是洪姥姥沒得吃。剩有餘的。十多片雲片糕。兒那就沒得藥吃。那就死活存亡。有些斟酌呢。但是洪姥姥病是好了。手頭却是乾癟了。奈何呢。轉窮爲富。這是順境轉富爲貧。這是逆境。洪姥姥若是返本還原。再教他過些清湯淡水的貧苦生活。他便是心裏勉強。只怕他的肉體上是承受不來呢。然而這個不用看。官們替他擔憂。須知洪姥姥的洪運。方興未艾。他那遠在北京的孝順女兒。雖然身無彩鳳。雙飛翼。却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好像曉得他雲片糕已經吃完了。須索救濟。則個秀鳳的幸運也不錯呢。他鬚髯在北京做不上一年的候。補官兒那個抓印把子的正室夫人死了。那自然所有遺缺不消。說是秀鳳。

主人家總想他年紀很大誰知道他是個英俊少年比我還輕呢。

張毅漢別字一厂許厯父別字也叫一厂以厂名者很多從前范君博也名慧厂只是君博是個翩翩少年取名慧厂也有些名不副實所以他早就取銷了。

揮鐵樵似乎沒有別名只是從前小說月報上有個『冷風』的別署也是他因為不大用所以人家也不知道了。

小說家取名往往喜和他本名同音。

別號索隱

補授了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並不先和王師長商量立地囑付平時信任的一個軍中書記如此這般飛遞一封快信給洪姥姥洪姥姥接得這封信後明天再摸摸巾箱裏可是雲片糕又疊得起來了。自言自語道阿鳳信裏邊的說話是不錯的現在我天公地道是個王師長的丈母了委實不用蠟蠟螯螯須得大模大樣到北京做親家太太去心想牡丹雖好全靠綠葉扶持我這一去須索雇帶一兩個男女親隨這纔一路可以實習擺些太太的架子當下便有一個賣蛋婆子一個賣花生米小厮多承洪太太的栽培雙雙雇用了充做隨身衛隊洪姥姥居然也要道別親朋告辭鄰里然後叫兩個親隨將着行李高高興興搭著火車到北京去了到得北京他便老實不客氣在秀鳳那里安身我們南人有兩句俗語道吃老公著老公洪姥姥却是吃女婿著女婿直到如今洪姥姥兀尙走著這一路。

洪姥姥的洪運

如際安和霽庵雄倡和傭僮梅九和
玖玖無警和毋愁不過人家容易知
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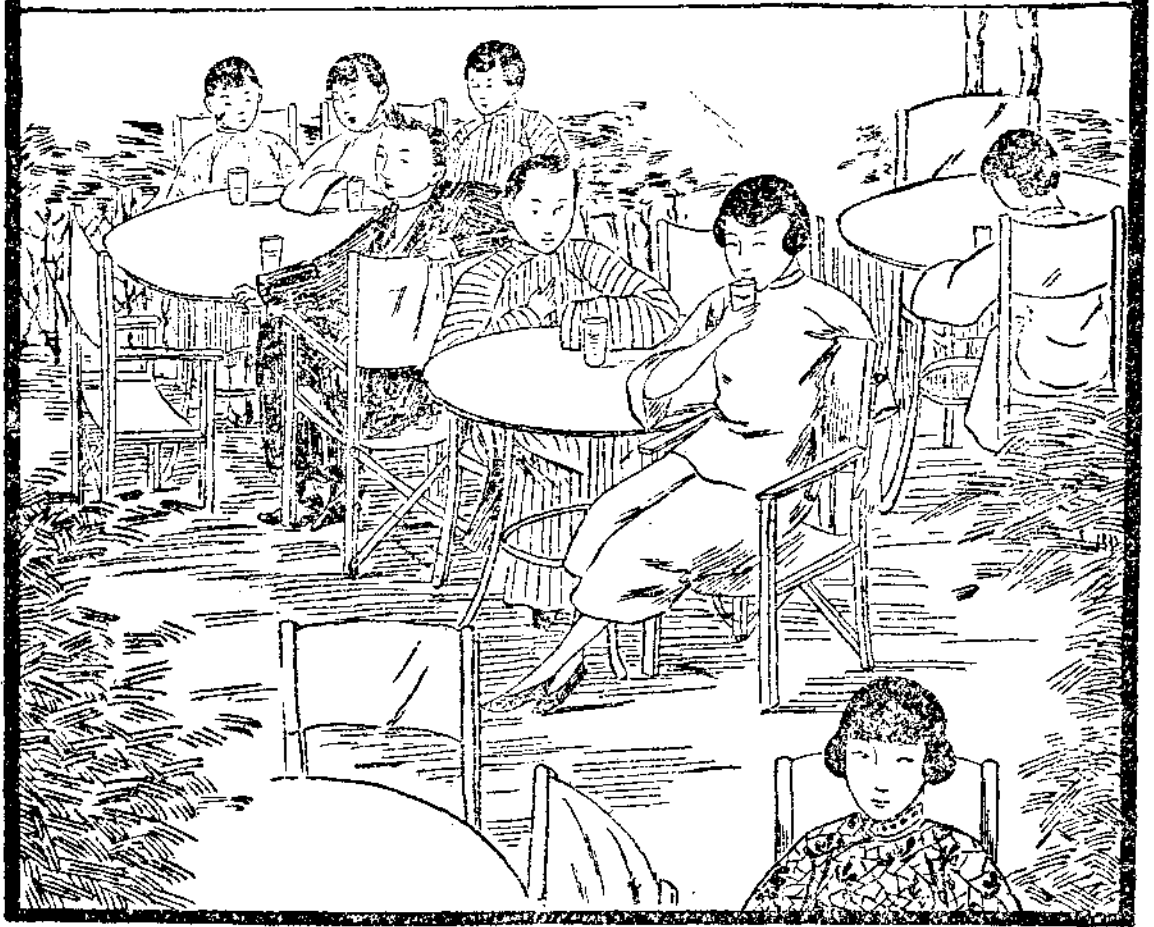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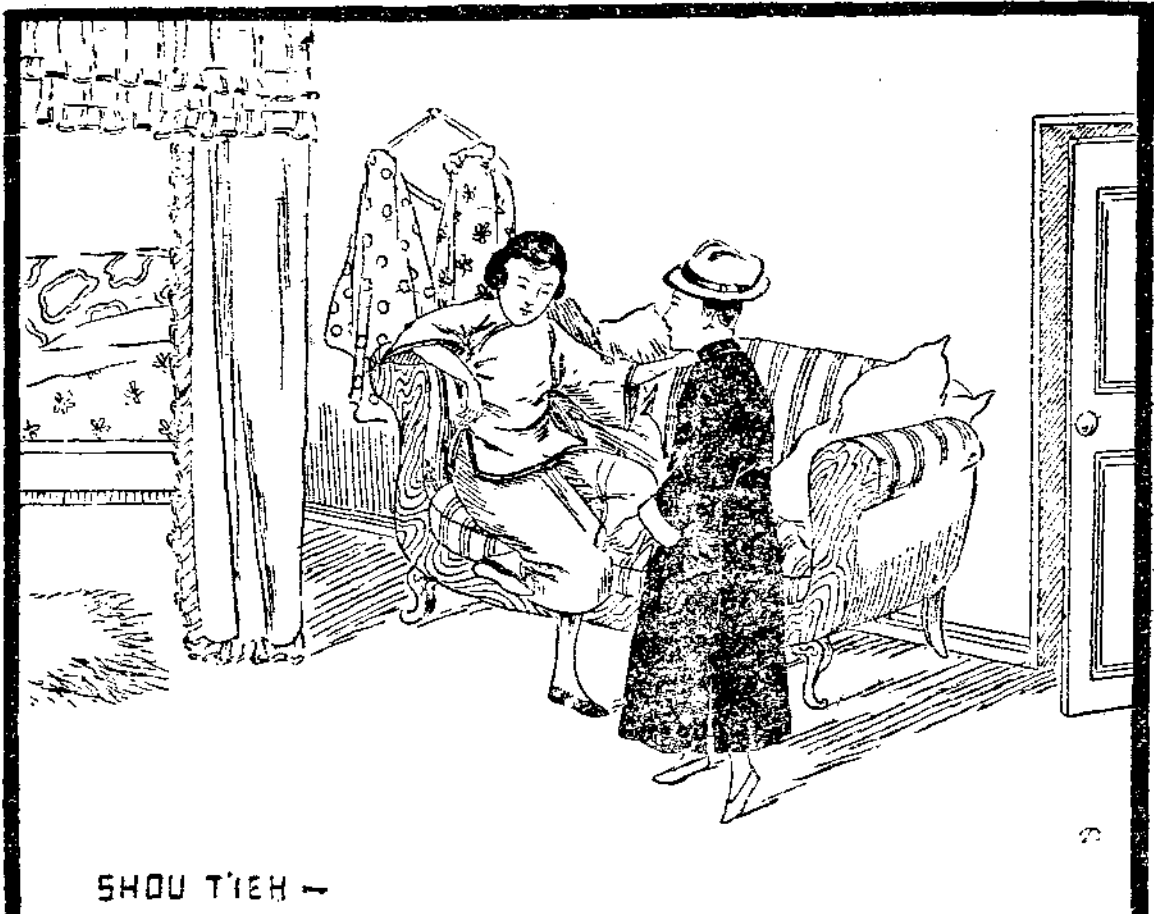
的。洪。運。不。過。我。替。王。師。長。想。想。把。肉。搏。血。搏。得。來。的。腥。氣。錢。作。成。了。
洪。姥。姥。的。半。生。洪。運。這。個。似。乎。有。點。壽。字。的。意。味。而。且。帶。著。一。點。溫。
字。的。家。派。罷。然。而。我。只。怕。普。天。下。的。小。老。婆。親。家。走。洪。運。的。決。定。不。
止。一。個。洪。姥。姥。吧。

▲本雜誌現擬徵求游戲欄各項

材料條列如左

- (一) 社會調查錄
飲食館 裝飾品 衣服 游戲場 劇場
(須有最新情形或特別紀事以極有興味
之筆墨紀載之)
- (二) 北京社會瑣聞及種種軼事
- (三) 伶界新小史及伶人軼事
- (四) 花界新小史及名妓軼事
- (五) 游戲場新消息
- (六) 特別紀載 (社會新發生各種事件極有
趣味而合於小品性質者)
- (七) 時事 諧文 (附歌謠)
- (八) 社會閒評
- (九) 日本報紙譯種種小品
- (十) 打油詩 笑話 西笑之類
- (十一) 新大鼓書 新舊劇本
- (十二) 筆記
- (十三) 劇評 小說評
- (十四) 各處游記及奇怪風俗之紀載 (國內國
外均可)
- (十五) 社會百面觀 (附各種人心理之研究)
- (十六) 神話 童話

第二十六回 吃耳光當場出彩



第二十六回 爭面子分人涂邀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著

第二十六回 吃耳光當場出彩 爭面子分途邀人

前書說周少雄看出T T與金寶的難堪形狀。就此一怒回家。還將T T珍藏的許多男人小照都帶了回去。T T請他他也不來。惹得T T動了火。意欲邀一班流氓出來打少雄一頓殺氣。這原是T T的慣技。從前着實有幾個男人吃過他的虧。因爲他的意思。祇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自。己。不。愛。男。人。丟。開。算。數。男。人。若。不。愛。他。要。與。他。斷。絕。關。係。時。就。非。得。給。還。他。一。句。說。話。不。可。不。然。就。串。出。人。來。打。你。一。個。落。花。流。水。所。以。同。T T。這。種。女。人。相。與。都。是。上。手。容。易。脫。手。煩。難。可。笑。一。班。急。色。兒。郎。往。往。不。辨。利。害。將。虎。狼。窟。當。作。安。樂。窩。一。經。投。入。叫。苦。連。

天後悔無及的比比皆是。而且T T不比得徒託空言的婦女。想到那裏就要做到那裏。當下他決定主意。就命娘姨去叫阿七來。我有話對他說。這阿七也是T T面首之一。不過與少雄等一班人資格不同。少雄這班人到T T這裏來不免有種種的報効。阿七來時非但無所供獻。而且還要借幾塊錢用用。T T也情情願願的給他。原來這阿七姓秦。素來沒有名字。人人叫他老七。他自己也以七爲號。卡片上大書秦七二字。白相地界上倒也有些名望。T T同他相識。還在數年以前。起初也當他一個戶頭。後來曉得他是在幫的。便欲借他做個靠山。彼此開誠佈公。言明各人不予預各人的行動。有事互相幫襯。所以他沒錢用時。便到T T這裏來開口。T T遇着什麼人。和他結了冤。他便託阿七邀幾個弟兄們請他對球。如此也不止一遭。互相利用。今朝又想借他出出少雄的氣。娘姨去不多時。阿七來了。身穿禿龍袍子。歪戴着銅盤帽。反捲袖口。指縫中夾着支香煙。雄糾糾

氣昂昂。一進房門。滿面堆笑。說你請我來。可是又買了勃蘭地沒消路麼。TT笑道。你這人一來就想吃酒。人家還有大大的正經同你商量呢。阿七問什麼正經。TT便將少雄氣他。還將許多照片都擄了去等情。一一對阿七說知。教他不但要重重的對他一頓球。還非得送還我原物不可。阿七聽說。遲疑有頃道。此事你若教我對付別人。原是容易不過的。但對付那姓周的。可不免有些兒週折呢。TT憤道。此話怎說。從前你不是自誇在幫的人。連天地都不怕。那裏還有什麼週折呢。阿七道。這件事你有所不知。姓周的乃是我異姓同參。不比別個空子。有什麼。麼。麼。恐他老頭子要出來同我說話。究竟是一脈上關係。彼此都不能有傷和氣。就是這上頭有點兒週折。至於他有錢沒錢。少爺小開。那倒不在我的心上。身份有大小。拳頭沒有大小的呢。TT吃了一驚說。難道少雄也是在幫的麼。阿七道。豈敢。你莫非今兒纔知道嗎。TT嘆口氣道。罷了。罷了。無怪你們幫中人。要耀武揚。

威神氣活現了。像他們堂堂督撫少爺也要入幫。真乃千古異聞。不知他們拜老頭子可要磕頭的。阿七道那有什麼相干。就教皇帝伯伯來拜老頭子。也非得親叩九個響頭不可。少爺有甚希罕。像姓周的一般。身份入幫的多得很。還有許多現任大員也都在着幫呢。TT聽了搖頭不語。阿七想了一想。說你要出氣也並不十分煩難。不過我自己不能出面。因為他磕頭時候。我也曾到場吃過他一杯酒呢。好在我腳踏多得很。不妨教他們去幹一下子。日後老頭子出場說話。只推頭小輩無知犯上。依例叩頭服禮。就可以了事的。但姓周的豈不是先吃了虧嗎。而且坍台坍在衆人面上。後來雖然扳回場面。祇有自己人知道。外間失去的面子。仍舊收不回來呢。TT聽了說。此法雖好。不過我倒不願意。這般藏頭露尾的做事。教那人吃了苦。一定要使他曉得爲誰身上出的毒。不然他不明。不白挨了頓打。始終沒知道誰的主動。不是同沒打他一樣。他也不曉得我的利害。我又何

苦費心費力的去暗算他呢。阿七笑道：你這人的脾氣同別人兩樣，別人打了人怕出面不肯多結冤家，你却專喜歡拉些冤家做做，倒也特別得很。T T笑道：這就是老娘的脾氣，叫做怕者不做，做者不怕。丈夫作事一身當，藏頭露尾算什麼好漢呢。阿七哈哈大笑道：好得很，你一言雙關，明明在那裏罵我怕事了，也罷。我爲着你不妨幹一下子，不講交情的事，日後大不了聽老頭子埋怨幾句，免得被你笑我無能。這樣想必你也可以適意咧。只是現在將何作報呢。T T笑說：有有，娘姨快拿勃蘭地來。阿七笑說：勃蘭地一樣不夠。T T道：別的要什麼，我都依你就是了。阿七大笑。後來兩人議定，少雄既不肯到這裏來，只有自己破些工夫，向他各處游玩的場所尋找。於是T T天天教阿七陪着往各遊戲場戲館尋訪少雄的蹤跡。果然有一天被他們在一家遊戲場中遇見少雄。那時少雄還帶着幾個妓女，因他自從在T T那裏賭氣出來之後，沒處可走，只得重往他從前一

班相好的妓女處尋花問柳。這天合該有事。少雄忽然興起。要請這班人往遊戲場去玩耍。本來像他這種闊少爺。妓院中恭維得什麼似的。說長就長。說短就短。他要請客。那個敢回頭不去呢。少雄平日常厭遊戲場。人格不齊。忒殺混雜。所以難得前往。去了也不湊灘簧場京戲班的熱鬧。祇在酒排間桌子上坐坐。喝盅檸檬茶。看看這班紅男綠女。都同走馬燈一般。繞這一座說書廳。轉來轉去。不知所營何事。冷眼看來。倒覺頗有可玩呢。TT曉得他脾氣。所以進去也揀這地方尋我。果見少雄依紅偎翠。說笑甚歡。TT一着眼。就惹起滿肚子的醋火。他却不想到自己。也有男人陪着別人。見了生氣。不生氣呢。當下便繞着少雄的桌子。兜了一週。少雄講得起勁。竟沒留神着他。TT還以為他看見了。不打招呼。格外氣得利害了。賭氣自己也不去招呼他。教阿七就在少雄背後的一張空桌上坐下。命西崽也泡兩杯檸檬茶來。一面對阿七呶呶嘴。阿七會意。迴頭將少雄的後形上

下身打量一番。對T T搖搖頭說。太不結實。只恐一碰就要碎呢。T T幾乎笑將出來。說什麼東西。可以碰得碎的。又不是瓷做的人兒。阿七說。瓷做的碰得碎。人做的也碰得碎呢。他說話聲音頗高。少雄雖沒聽清他講的什麼。但聞背後有人說話。便不期而然的回頭望了一望。不過祇見阿七的背形。T T坐在阿七相對。豈不與少雄正打一個照面麼。但T T見少雄別轉頭時。他已早作準備。假意眼望別處。只當作沒有看見他們的一般。少雄瞥見T T。倒怔了一怔。他萬料不到他們是來找尋自己的。還以為偶然相遇。當時頗為忐忑。想過去招呼他呢。又因自己和他正鬪着氣。他那裏來的娘姨。尙且不見。何況本人。若說不招呼他。又恐他將來扳我的錯頭。不過他現在還有別個男人陪着。看見我假痴假呆的不作理會。我又何必自釀志氣去遷就他呢。打定主意。轉過了頭。仍舊自顧講他的話。T T見他覷面還不理睬。這個氣可更大咧。對阿七說。你顏色在那裏。快些放出

來呢。阿七笑道。你莫性急。少停着機會。自然讓你出氣便了。T T 抿嘴不語。阿七坐的乃是張帆布靠椅。他同少雄椅背的距離。不過一尺上下。此時阿七忽然兩足使勁一搯。便連人帶椅向後直靠下去。不消說得。自然壓在少雄的身上。少雄冷不防吃了一驚。不由心中大怒。轉背問阿七。你做什麼。阿七也陡的把臉一沉。說。大家都是花錢買了門票進來游玩的。做什麼要你管我的賬。什麼東西。放你媽的狗屁。一邊說着話。趁他不防備。一起手就左右開弓。打了他正反兩個嘴吧。少雄出娘肚皮以來。還沒受過這種不明不白的打法。此刻無端受辱。氣得他臉都青了。就是他同來的幾個妓女。也都驚得嘴唇泛白。不知惹了怎樣的大禍。還有旁邊桌子上吃茶的。和一班經過這裏的游客。見此情形。也團團圍繞着他們觀看。少雄又羞又急。氣得張口結舌。做聲不出。T T 此時得意無比。眉花眼笑的對他望着。少雄一眼看見了他。不由恍然大悟。指着他說好好。原來是你教這人

來欺侮我嗎。T T假意失驚說。阿哟。我道是誰。原來是周少爺。那個欺侮了你。我可不會明白。連你們怎樣吵起來的。我也沒曉得呢。少雄明知他裝腔的。那願意再空費唇舌。告訴他一切情由。看看阿七凶眉豎眼。神情頗爲可怕。又見旁邊看的一班人。都交頭接耳。紛紛議論。自覺坍台不下。但要和阿七拚一拚。又恐不是他的對手。想想無計可施。惟有喚汽車夫桂林進來。也許可以摘回面子。當下也不答T T的話。只把手護着臉說。好好。你們不要逃走。又對自己桌子上幾個妓女說。你們也莫走開。我去去就來。說罷便向人縫中擠了出來。阿七見了。哈哈大笑。高聲說。你教別人不走。自己倒先要腳底下揩油了麼。少雄雖然聽得。也不理會。一脚奔到大門外。尋見桂林正同他一班同道朋友在車墊上打撲克呢。少雄叫他桂林快來。桂林不知何事。慌忙丟下牌。跟着他主人入內。少雄摸角子替他買了張門票。一邊走。一邊將有個人無端欺侮他等情。告訴桂林知道。桂林也大

爲生氣說讓我看。那一個瞎了眼的敢捋我們少爺的虎鬚。他這裏一出一入。耽擱的時候雖然不多。但和少雄同去的一班妓女。都嚇得面如土色。他們只當少雄當真滑了脚。丟他幾個人在此。如何是好。彼此面面相覷。無以爲計。對桌上T T可大爲得意。但他歡喜之中。還有些兒肉痛。恐阿七出手太重。打痛了少雄。所以對他說。我不過教你坍塌那人的台罷了。你爲何動手打他。阿七笑道。不給他點兒辣手。他也不曉得我的利害。你難道還捨他不得麼。T T漲紅了臉。正欲回言。少雄已帶領桂林擠進來了。一見阿七。指着告訴桂林說。就是此人。桂林看阿七並不相識。阿七却認得桂林是少雄的汽車夫。但底細也不十分明白。因他兩個雖然都是在幫兄弟。但在幫之人不可勝計。有些同參的。尙且覲面不能相識。何況他們並不在一個老頭子門下呢。致於阿七對T T誇口。少雄拜老頭子時候。自己曾呷過他一盅酒。其實也是信口鋪張。自高身價之辭。那日之會。何嘗

有他的座位。所以桂林與他。各不相識。此刻四眼相鬥。彼此都面紅筋漲。阿七本係流氓。桂林做汽車夫的。也非善類。當下桂林先破口罵阿七。混賬忘八蛋。你眼珠子有沒有。胆敢得罪我家少爺。阿七聽他破口。那肯相饒。也罵他雜種養的。奴才生的。我打了你便怎樣。說時又平伸五指。向桂林夾臉一掌打來。桂林早有準備。一灣腰避過他的手。自己也攔腰回敬他一記拳頭。阿七沒防他向下三路進攻。阿喇一聲。腰間早吃了苦。這一下打發了他的性。便同瘋了似的。扭住桂林。要同他拚一個死活。幸得這時候有人報告了稽查員出來排解。大凡做遊戲場稽查員的。十九是幫中有些面子的人物。纔可壓得住一衆亂人。阿七桂林見稽查解勸。也都不敢再動手了。但稽查員的能力。也不過排難解紛。至於判斷誰是誰。不是他們可沒這般胆量。因爲門檻中人。最要緊的就是一個面子。你要派他不是。就是失他的面子。日後冤家就結在你的身上。比之和他立於對方面的仇人。

更甚。所以他們也甯爲和事老。不作公正人。見打架的不打。他責任就算完了。然而阿七心中的怨氣。那裏消得下呢。他因打桂林不着。反挨了他一記冷拳。覺這回的虧吃得太大。他自己打少雄兩下嘴吧。在他之意。以爲另筆賬算。劃抵不了的。故而兩眼望着桂林。恨不得一口將他嚼碎了。還洩不盡心頭之氣。桂林此時也被少雄拉過去坐在一桌上。壯壯聲勢。他兩個彷彿演一齣黃鶴樓。少雄串劉備。趙雲沒到之時。處處提心吊胆。如今趙雲一到。他也神氣活現了。一班哨熱鬧的朋友。在稽查員初來的時候。就被他們驅散。所以此刻祇剩得南北二桌。相持不下。桂林阿七兩個。同鬥雞似的。眼睛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彼此都無言語。倒是TT覺得今兒氣雖出得爽快。不過少雄堂堂貴家公子。當着衆人面前。吃這兩下耳光。這個台可坍得大了。現在頗有些後悔。想自己從前吃他用他的着實不少。如今將這兩下五分頭還報。未免對他不住。看他兩眼還不住向自己觀看。不

知怎的。自己被他的眼光一帶着。就覺背芒面赤。坐立不甯。暗恨不應該出頭露面。早聽了阿七的話。讓他邀幾個小弟兄。不明不白的做少雄一頓。一般出了氣。還可留日後見面之情。豈不甚好。如今有自己臨場。就教痴人也可一望而知。是自己串出來的把戲。將來還有甚面目同少雄再見面呢。真所謂後悔無及。自覺此間再也坐不住了。霍地站起來。說一句我要走咧。就此轉身出外。阿七見他一跑。自己那願意再同別人乾併。不過桂林面上。免不得說一句落場話。便道。有本事的。明天敢再到這裏來嗎。桂林說。那一個混賬忘八蛋不來。縮縮頭便是烏龜。明兒也是這時候。我們准定到這裏來會你便了。他因事不干己。橫豎用錢有少爺承當。自然口頭上不肯饒人。阿七聽他這般說。也只得答應他一言爲定。出來找見T T。還被他抱怨爲甚。這時候纔來。累人在門口等了你半天。阿七便把桂林約他明兒再到這裏講話等情。告訴他知道。T T說你不可答應他。誰願意天天

到這裏來尋事淘氣呢。阿七道。這個怎能不答應。不答應就是怕他。所以我早已答應的了。T T大怒說你不聽我講話。豈有此理。你高興多事。我不關了。說罷跳上黃包車就走。阿七曉得他脾氣也不多言。雇車跟着他回家。果然一到家中。T T又換了個念頭。問阿七。你想想明兒姓周的去不去呢。阿七道。那個說不定。也許他們嘴硬骨頭酥。明兒就未必敢去。但我們却免不得要約幾班弟兄。預備着他們真來報復。萬一有事。也不致吃別人的虧。多少花費幾個點心錢。也是極其微細的呢。T T又說。你若置之不睬。豈不省許多事。阿七道。這個你有所不知。光棍作事一身當。若要怕了別人。焉能在上海混得飯吃。大不了他明兒也邀班人來。彼此蛇吃蛇。倒要比一比長短呢。T T笑說。你們這班吃白相飯的人。開口三句不離本行。教人聽了。怪難受的。以後不許你講這種話了。阿七笑道。要我不說話容易。除非教我口沒空纔興。T T知他意思。教娘姨拿勃蘭地酒瓶給他。阿七

連乾兩杯。臉紅了始歡歡喜喜而去。臨走之時。對T T說。明兒之事。一切有我安排。你不必管賬。高興的也去看看。怕事的就坐在家裏。耳聽好消息罷。他走之後。T T家又來了好些男女朋友。上門探望。不知怎樣。他和少雄在遊戲場鬥氣之事。連打電報都沒這般樣快。他這班朋友。竟都知道的了。內中以一男一女兩個朋友。最爲起勁。其餘也不過問問消息而已。這男女兩人。並非別個。女的就是G。他以為打架是件最有趣的事情。抱怨T T爲甚不預先通知他。讓他也好瞧瞧熱鬧。T T說你別放馬後炮了。明兒也許還有更鬧熱的把戲。你高興自去看罷。G G道。我一個人去未免胆小。還是和你合夥同去罷。T T搖頭說。我去不去還沒打定主意呢。旁邊一個男朋友岔口道。爲甚不去。不去倒像怕他們似的了。T T見說話的就是金寶。笑罵他。都是你這闖禍坯惹出來的事。臨了反要教別人出場來給你爭面子。你說話很天很地。爲甚今兒不跟着我去保保鑣。却躲到

房裏來說現成話呢。金寶少年人血氣方剛。那禁他這般一激。聞言之下。臉漲通紅道。這是你自己沒預先告訴我之過。誰怕他們這班人。我明兒准定來替你們保鑣就是了。這句話在T T本是一句戲言。講過算數。金寶却存了一肚子的心辭別出來。滿腹盤算。不知保鑣怎樣的保法。自己沒主意。便去找他幾個朋友錢堯光小張阿毛等商量。這幾位都是看官們舊相識。但金寶也不是生客。前書祇說他姓裘。不曾敘其來歷。作者不敢放刁。將一人當作兩用。他乃是娶丫王的小裘便是。俗語新箍馬桶三日香。何況他與丫王相與日久。成親時本已生了厭心。此刻偷着出來結識T T。原本是意中之事。但不知他們這班毛頭小夥子相聚。商量替T T保鑣。曾否惹出什麼禍來。且待下回分解。

投稿簡章

- 一 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 一 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為合格
- 一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一 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 一 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册或數册
- 一 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惟附有郵費及掛號費者不登當於一個月內奉璧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開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收
- 一 抄襲家幸勿惠顧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全年	半年	零購
五十册	廿五册	每册
實售四元	實售二元二角	實售一角
外國四分	日本三分	每册郵費

△價

目▽

分發行所
 北京天津
 奉天廣州
 漢口長沙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上海開北虬江路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
 世界書局
 理事編輯
 施濟羣
 編輯主任
 嚴獨鶴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各商專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策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大商號盡速來乎

承接印刷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印

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
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
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上海四馬路中市紅屋世界書局謹啓